

中央周刊

張文伯主編

第七卷 第四十七期合刊

目錄

培養事業精神

教育 全世界有遠見的教育家聯合起來

文化 侵略主義之失敗

文化 論文化建設

十四年來之東北 (勝利徵文)

八年來的我(上)

八年來的我(中)

印緬之征戰 (書報春秋)

徵文聯歡座談紀要

世界分合的攷驗

張文伯

王文新

楊伯鐸

宋孟桃

匡扶

楊保民

上官青

柳

沙

本刊特輯

讀者之友社出版

易君左等著

巴山蜀水 定價三〇〇元

王芸生等著

諸葛亮新論 定價二〇〇元

張仁仲著

印緬隨軍記 定價三〇〇元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定價二五〇元

本社編輯

中國勝利與日本投降 定價二五〇元(土) 四〇〇元(好)

優待辦法

聯購五種 連郵共收一千元(德國報紙本中國勝利與日本投降另加一百元)購三種八折,購一種九折,款到發書百無一失!

社址：重慶一中支路四十九號

社論 培養事業精神

關於 蔣主席於最高經濟委員會首次會議的訓詞，可知我國經濟建設新動向，着重在人民的自發自動，與夫自力更生。我們要及時努力，共同獻身於這一偉大的建國工作，我們要求人人富有，享受比較美滿的生活。我們要藏富於民，由民富而底於國強。國父曾告訴我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非以奪取為目的。又說：學生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此所謂大事，所謂服務，便要從「立業」開始。立業是立身的根本，也就是報國的正道。「創業艱難」，立業固不是一件易事，但今日而言立業，應該比任何時期為易。因為我們不怕沒有機會，怕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所有這些，政府都已為我們考慮周到。政府將在技術、交通、金融、動力各方面，儘量給我們以有力的指導與扶助。問題在我們自己，究竟有沒有自動自發，自強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創業所必需，是一種事業精神，或企業精神。

如果分開來說，第一，他們要有責任的自覺。每一個人有其一分責任，對家庭要盡其家屬一員之責，對社會要盡其人羣一員之責，對國家要盡其國民一員之責。這責任與有生以俱生，其取資於社會國家者愈多，則其責任愈大，而其所要報稱於社會國家，也就愈重。「智者措之奴」，其聰明才力超過十百人千萬人者，當服十百人千萬人之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若窮感而至不能贖其一人一家之生計，毋乃是天地間之奇恥。「人不患貧，患貧而無志」，志就要從「責任感」激發起來。

第二要有奮鬥的毅力。人生決不會如理想中的平坦，也決不如想像中的崎嶇。有志者只有正視現實，着力奮鬥。鏗而不舍，以底於最後成功。考古今來成敗得失之所由判別，可以一句話來說明，便是有毅力則成，無毅力則敗。毅力使人百折不撓貫徹始終，奮鬥到最後一刻，最後一程。而這最後一程，便是成敗得失所由分曉。事業實乎創造，同時實乎堅持，唯有毅力者，才能有守有為，有始有終。

第三要有組織的能力。所貴乎事業者，在能為羣眾謀福利，而非所以為一家之私。所以促成事業者，在能集多數人，匯集眾力，共濟奮鬥，而

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濟事。在事業的進程中，還得隨時注意羣眾的情緒，而善加宣導，隨時注意羣眾的經驗，而善加集結運用。我們要使勞者的利益協調，上下的意志貫通，使人人站在同一戰線，各就崗位，為共同的事業奮鬥。這便是組織精神。有組織便有力，有志於事業的人，不能不具此組織的能力。

第四要有科學的頭腦。科學是時代的指標，「原子」不啻又是新時代的「紅球」，凡拖着牛步，或故步自封的個人或民族，只有懶服在紅球之下，永遠不起頭來。科學的要求是新、速、確實，充其極致，時間上不能有千萬分之一秒鐘的相差，空間上不能有千萬分之一種的相左，而整個宇宙，有如永遠無止境的競賽場，人們永遠在這裏作着無止境的競賽，由新，速，實而更新，更速，更實。在這一競賽中，沒有落後者的地位，落後就是毀滅。但能力爭上游者，也永遠有其光輝。而每一個人或每一民族都有享受此無上光輝的可能，因為天賦於人的良知良能，並沒有因種族地域之不同而有軒輊。

第五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由於科學的發達，而日趨緊湊，昔之須經年累月始達者，今可立就于頃刻之間，誠所謂滄海一粟，天涯咫尺，人類社會的關係由此繁複微妙到莫可究詰的地步。因此，我們再也不能閉關自守，或閉門造車。我們要昂首萬里，密切注視世界的潮流，時代的動向。我們再不能以牛車與飛機競勝，再不能安於地域性的農業經濟以與各國的高度工業爭一日的短長。我們在事實上的決策，以及方法，目標，不能局限於一縣一省，而要高瞻遠矚，具有世界的眼光。庶幾我們的事業，才能做得可大可久，而立於不敗之地。

至於投機取巧，自私貪污，以及因循敷衍等等個人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更是新時代新事業所不能容。我們必得先作一番自反自省的工夫，予以澈底的拔治。蔣主席告訴我們：「在我們歷史上，從來所沒有過的一個偉大的經濟機會，就要展開在我們面前，這個機會，凡是我國同胞，都可以分享。」同胞們！準備了沒有？這是我們立業報國的時機了！首先準備我們的靈魂。（文翰）

全世界有遠見的教育家聯合起來

王文壽

獻給聯合國文化教育機構

我們今日痛定思痛，重建世界和平，一而從經濟、政治入手；一而從世界教育文化謀根本改造。……全世界有遠見的教育家們，從今積極地聯合起來，超然獨立於一切現實主義，軍閥主義和一切遠視的政治勢力包圍以外，做著特殊有益人類幸福的永久事業。

教育能使人成其為人，亦能使人變為野獸。去年我赴杭州過錢江大橋的時候，在經過敵憲偽警檢查之後，剛轉過一個灣，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攔著我，認定我是從重慶來，一定要我拿出一千元送給他，否則就把我「送到鬼子那邊去」。這時我背後轉過不遠正是敵憲和偽警，我面對著一個身為中國人的小孩子，窘急萬狀，心裏更難過。我不知道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又是中國人，怎樣就學會對年長而又忠厚的中國人這樣狡詐，欺騙，貪污，卑鄙，和一味乘人之危？沒有一點孩子的天真，但有流氓般的冷靜可畏，後來想想，原來這個小孩子，在日本人狩獵面目對待中國人的環境之下過久了，又習慣於許多漢奸、特工、流氓、暴徒之中，濡染漸漬，不僅喪失了孩子的天真，而且泯沒了人類的本性。

關隱之心，犯著自殺性的荒唐殘暴，「揭開文明人表皮，暴著野獸的面目」。據估計：今天世界上足有一千萬以上的特務工作人員，帶著另一種眼光看人，以能發現別人的瑕隙陰私從而入人陷罪為事功，足有一萬萬以上的戰士，專從事於殺人工作，以殺人為競爭，本來「誰無父母，提攜捧護，誰無兄弟，如足如手」，但在他們殺死幾百萬生靈如同踏死一堆蟻蟻一樣平常，甚至還以此論功慶祿。在全世界十七億人口中，除去十分之一以上專從事於殺人以為業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枯萬人骨」以為功的以外，還有十分之二專從事販賣人口，欺凌婦孺，虐待老弱，殘殺嬰孩和越貨殺人的工作；十分之三的一味乘人之危，損人利己，幸災樂禍；至於卑視弱小，冷酷無情和習於「隔岸觀火」以為樂的則幾於比比皆是。試問人情如此，幾何不陷世界於戰爭，飢饉和流亡之中！我們今日痛定思痛，重建世界和平，一而從國際經濟、政治入手；一而從世界教育文化謀根本改造。而教育文化的根本改造，尤非一時事功，須從今即為着手了。

近百年來，我們的教育，雖沒有直接去鼓勵戰爭和「人類相殺」，但卻是

一部人類的歷史，在各國中學校的課法。在極權國家甚至程中就各有各的教
 導自然科學如化學和生物學也變了學術的本質，演為宣傳的工具。希特勒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全體「任何青年男女，凡未充分了解血統純潔
 的性質與必要，不得出校」。因此「應統統保持，種族雜交的危險，猶太
 人問題，爾登強與國社主義的觀念與法制所完成的種族改革」，成為德國
 生物學所必須教授的要目；生物學在德國學校變成了反閃族主義（反猶太觀
 念及思想）的必修課程，而化學教師除了向學生解釋氣體同炸藥的軍事用途
 外，還要說明「耳曼人尤其北歐耳曼人對於化學研究的有力貢獻」。課程
 變為宣傳納粹的工具，學校變為訓練暴徒的場所，難怪德國在第二次大戰之
 後，獎勵生育，不到三十年，又把獎勵生育的成果——長成的壯男，驅之於
 屠宰之場，德國的教育家實不能辭其「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咎！
 俄國教育通定朝俄，至魯各諸生，獨魯西生不肯行，鄙之為斗臂之儒，甯出
 賣靈魂以激俄君主。這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也是對於後來讀書
 人行道和出處的一個寓言。古今中外，許多讀書人下焉者為了衣食或高官厚
 祿，上焉者為了急行其志，不惜「舍我馳驅」以就事實，忘却自己在人類幸
 福和文化上應負的責任，其負咎有過於叔孫通者了。取悅君主不惜使仲尼
 之風變質。這次倫敦教育召集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以研討教育助益人類
 和平的問題，會後並決議成立永久的國際教育文化機構。人類大難之後，痛
 定悲痛，想望和平，理所應爾，惟是每次大戰結束，人們總是力主和平，但
 不久，言猶在耳，信已忘心，條約成了廢紙，麵包化為大炮。我希望全世
 界有遠見的教育家們，從今真能積極地聯合起來，超然獨立於一切現實主義
 軍閥主義和一切近視的政治勢力包圍以外，做番特殊有益人類幸福的永久事
 業。作的不敵，請就今後各國改造教育必須把握着的幾點要點，以貢獻於有
 志於改造世界教育的諸君之前：

一、教育本是一理想的事業，教育應應實現入於理想，不應使理想
 為現實犧牲。所謂「政教合作」「政教合一」，有其一定的限度，政治精良
 ，教育當然立於輔導的地位；政治不良，則教育仍應本其理想以領導政治，
 圖國革新。

二、教育以發展人類理性為主，使個人能成其為人，人羣能成其為合作
 共榮的人羣。今後世界永久和平，將非孕育為世界教育改造，各國教育必須做
 到超然的地步。聯合國教育家當前應有的努力，不僅要廓清納粹教育的毒素
 ，而且要積極地設法使各國教育，以發展人類理性，發揚人羣愛，使人人能
 自成人，能對人相親相愛，相助相容，為共同的目的。

三、中國的文化有其缺點，亦有其優點，中國最優美的詩歌，是「怨而不
 怒」；最優美的建築藝術，是「小中見大」；最崇高的道德是「一味犧牲
 自己，成全他人」。這種「校而不犯」的文化，在中國自己，如參加無條件
 ，無道義的國際鬥爭，中國或不免於挨辱，但在聰明的人類，為了求得永久
 的和平安樂，中國人所最敬頌的崇高的「君子襟度」實值得各國教育家來研
 究光大。

四、「超人」「民族優越」以及一切皮相的對另一民族的輕視和輕蔑的
 領導和教材，各國教育家應各自檢點，糾正，不令再發現於學校教學及一切
 出版物中。

五、大國民風度的培育，不在於自信優越，輕蔑他族，而在於發揚真知
 識，發揮真性情，使人人自視為謀世界幸福之一人。

六、同情弱小，疾苦，災難的文藝作品及一切音樂，戲劇等藝術，各國
 教育家應多多提倡獎勵，並擇復加以中心單元的組織，列為學校的和社會教
 育的教材，使次一代的兒童青年乃至成人，日常潛息於人間愛的陶冶之中，
 以儘量消除人性中變態的自殺因素。

徵聘特約通訊

一、本報為溝通各地文化，增廣讀者見聞，共襄觀摩起見，擬於
 國內外各地徵聘特約通訊員多名。

二、凡有志應徵者，請將明年籍貫、學歷、職業、活動地區
 及採訪計劃，函寄本社編輯部，並於一個月內試稿兩篇。

三、通訊員應具備條件：(一)側重各地政治、民風、建設事業、地方自治、
 文化動向及特殊人物、事象之評述描寫，文字真實，為水、有系統
 而不涉浮誇。

四、凡應徵合格者，由本社正式函聘為特約通訊員，每月至少須
 寫通訊二篇，並兼負推廣本刊，搜集資料之責。遇有特殊採訪工作，
 本社並得隨時指派之。

五、通訊員由本社酌給交通費，其稿數於聘約上註明之。通訊稿
 一經刊載，仍照例另致稿酬。

六、通訊員工作半年以上者，著有成績者，由本社改聘為特派記者，
 待遇給酬，或調回本社內部工作。

侵略主義之失敗

楊伯鐸

謀謀的思想，必然地會引起謀謀的侵略行動；因為大前提的根據錯誤，所以行動的結果，終歸慘敗了。

日本自從明治初年至今，約有八十年之久，而於此期間，無時不鼓動他的侵略思想；日本所出版的書籍中，直接間接有關於侵略主義者，約有數千萬冊之多；然而此種龐大數目的侵略書籍，其所載的思想理論，悉為架空的謬論，毫無事實根據；所以自然地他會失敗。何則，蓋謬論的思想，必然地會誘起謬誤的侵略行動，因為大前提的根據謬誤，所以行動的結果，終歸慘敗了。

民的侵略思想，因此其來源是極深蒂固；如此以強權及無理來灌輸幼弱的精神，殃禍所及，不僅中國民族，即隣近於日本各國，亦莫不受其禍害，而歸根究底，還是日本民族自食其果。

(1) 民族優越論的末路

日本自從打勝了幾次仗，便逐漸造成一種自尊驕慢的心理，自認爲日本民族是優秀的，高超於一切民族；因此目空一切，傲視世界，睥睨全球；目謂僅僅七十年間，竟能建造如此強盛雄大的國家，實爲空前絕後。而在短期間，更能創造如此高度的文化，及精銳的科學文明，誠是曠古未有。的確日本於甲午勝利時，曾獲得了我國的台灣、澎湖島及關東州；又於日俄戰爭時，又得了庫頁島、及朝鮮半島；再者第一次歐戰，因加入協約國，結果又得到太平洋諸列島的委任統治權，並因賣軍火而賺到一百億元的純利；於是日本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基礎就鞏固了。日本民族，已經嘗到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甜頭，又忘不掉軍閥主義的侵略結果。但日本所得到的權利及其資本，是集中於少數資本家之手，而如推轉雪羅漢地，日本的資本愈迴轉愈龐大，結果榨取無數平民的血膏；上者驕奢淫佚，下者苦無生路，發醜釀各種社會的不安。而日本國民反將此社會的騷擾危機，不歸罪於少數的資本家，而

日本自從打勝了幾次仗，便逐漸造成一種自尊驕慢的心理，自認爲日本民族是優秀的，高超於一切民族；因此目空一切，傲視世界，睥睨全球；目謂僅僅七十年間，竟能建造如此強盛雄大的國家，實爲空前絕後。而在短期間，更能創造如此高度的文化，及精銳的科學文明，誠是曠古未有。的確日本於甲午勝利時，曾獲得了我國的台灣、澎湖島及關東州；又於日俄戰爭時，又得了庫頁島、及朝鮮半島；再者第一次歐戰，因加入協約國，結果又得到太平洋諸列島的委任統治權，並因賣軍火而賺到一百億元的純利；於是日本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基礎就鞏固了。日本民族，已經嘗到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甜頭，又忘不掉軍閥主義的侵略結果。但日本所得到的權利及其資本，是集中於少數資本家之手，而如推轉雪羅漢地，日本的資本愈迴轉愈龐大，結果榨取無數平民的血膏；上者驕奢淫佚，下者苦無生路，發醜釀各種社會的不安。而日本國民反將此社會的騷擾危機，不歸罪於少數的資本家，而

謀國內的改革，反而歸罪於中國及英、美、俄，說是抵制了日本人口之繁盛，阻礙了日本民族的發展，攔住了日本資源之開發，阻礙了日本商品之推銷。於是軍閥與財閥勾結，以謀資本侵略的出路，於是突起了驚天動地的「九一八」事變，以武力搶奪我無盡無窮的東北資源；由於須要粉飾此白晝的強盜行爲起見，日本軍閥及一部分國民，便造出許多顛倒是非，無天良的架空的侵略理論，推行其侵略行動。由此時起，日本軍閥之欺騙世界，敲詐中國，便愈演愈烈，其滔滔的侵略思想之潮流，吞沒了一切民族，遂至於無可挽回的地步了。

心；雖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的自由主義時代，彼輩所發表的有關於國策，或有關於中國問題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暗地明地悉表現其侵略思想；此種煽惑性的言論代表者，自然是軍閥、政客、官僚、學者、新聞記者，等類的智識階級。其中僅有百分之一、二的極少數人們，具有良心及理性的學者政治家，是能根據事實判斷的。

日本民族的優越論調，是根據上述短促歷史而促成的，自尊其國體是萬邦未有，縣延二千六百年的皇統又未受過異族之征服蹂躪，自稱爲神國，高超於一切的民族。故日本每一個國民，都迷惑甚深，自信無論發動任何驚濤駭浪的大戰爭，日本絕不會敗北，何則自以爲是神國，神國是有八百萬神明護庇的；蒙古族管侵犯日本遭颶風覆滅——兩度慘敗，則倡言是日本民族的祖先，掀起神風，消滅外族的侵犯，所謂海軍「神風自殺特攻隊」之神風，便是由此而來的。日本這類迷信的自尊，於此次的慘敗，也許可以推翻了罷；他的「神明」根據地，即皇大神宮及各種神社，究竟抵不過燃燒彈，而日本精神結晶的神風自殺隊，擊不沉美國的主力艦

自甲午、日俄、第一次歐戰，日人接連獲勝之後，被輩的教科書，殆爲勝利的記錄。換句話說，就是欺負人家的記錄。反之中國的教科書，便是被人欺壓的一部血淚的記錄。但中國是根據正義與天理的記載，故毫無誣蔑人家，結果中國勝利。就是表示公理與正義乃不可磨滅的真理。日本以歷史、以地理、國文、公民、修身等教科書，去鼓勵小國

將此社會的騷擾危機，不歸罪於少數的資本家，而

日本精神結晶的神風自殺隊，擊不沉美國的主力艦

日本精神結晶的神風自殺隊，擊不沉美國的主力艦

；反而日本的艦船，倒給美國的飛機，炸得沉沒的沉沒，毀壞的毀壞。在這時候日本的民族，大約可以覺悟到自己民族優越的謬論了。

日本民族今已戰敗而投降了，所以我們也無須以暴還暴。蔣主席的受降廣播，使日人感念中國民族之仁慈，認為世界上稀有之寬厚民族。日本軍閥石原莞爾中將，也承認日本武力之慘敗，同時道：德戰也大敗。

向來日本是團結如花崗石般堅固，而以此牢固的霸道來突進，中國則是以王道而獲勝的；石原會說日本須向中國道歉賠罪，這是慚愧及悔悟的良心話，如果早點覺悟，或者不會使世界人類遭受如此慘慘的浩劫。

起初日本剛剛發動武力侵略之際，我們僅有以武止武，以暴還暴，絕無別途可尋；何則日本民族，如此狂燥頑固，如斯橫暴殘酷，不可以德報之，以禮待之，以義結之，以理勸之；此豈不講理的民族，只有以武力來教訓他一頓，以暴力來提醒他一下。

德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曾經也有一段德意志民族的優越論；這思想來源，也要溯自斐希特（Fichte）的「告德意志國民」（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這一本書，此時德國剛被拿破崙侵略，定須喚起國民的自覺自尊心，故有此種思想出現，因此理由便情有可諒；然而至於黑格兒的「歷史哲學」（Geschichtliche Philosophie），便就逐漸荒唐起來了；黑格兒說，德國民族優秀且高遠於一切民族，德國國民絕不會滅亡，然而這理論，與事實不符，何則德國已滅亡三次了。被拿破崙蹂躪一次，而神聖羅馬帝國，竟告崩潰；繼之

第一次歐戰，是第二次的滅亡；加之這一次的滅亡，便是第三次了。黑格兒對這事實，不知以何種理論辯駁。難道黑格兒，也要以暴力去壓迫公理麼？

黑氏又講印度中國日本，為亞細亞未開明的矮小民族，文化是在於永久的滯遲性，幾千年來都毫無進步，然而這也是謬論的理論，毫無加以反駁的餘地。希特勒便承襲黑氏這理論，且變本加厲，說要搶俄國的烏克蘭，又說德國未來的敵人是日本。然因蘇德的中立條約成立，便將烏克蘭這一章刪除了，又與日本成立軍事同盟，便將日本為將來的敵人這一段刪去了，可見一本書改來改去，就可證明不是真理的思想，而是不講公理的暴力主義。我國王道的四書，幾千年來也沒有刪改過，然而真理仍舊是真理。三民主義也沒有改過，但是公理仍然是公理。這類瘋狂的霸道侵略思想，對於人類是何等危險，殃禍所及，真是不堪設想。

猶太民族所奉的猶太教，亦為一種驕傲不遜的優越思想，謂猶太民族為上帝的選民（elective people），世界的各國國民是猶太民族的奴隸，此為上帝的命令，神的規矩，亦為天意。所以猶太人可以奴視一切，他們可行使神給的特權。然而基督出現以後，便反抗這謬論的猶太教，說人類是平等的，世界皆為同胞，豈有奴視兄弟之理，因此被猶太人當為叛逆者，而處於磔刑。凡懷抱如猶太教之思想的民族，都陷於如猶太民族的命運，即是亡國滅族罷了。

（2）日本的辱華思想

日本民族優越感的自然結果，則為發生辱華思想，自甲午戰爭之役，中國不願地在動盪不安，因

此日本便下了判斷，說中國永遠不能統一；中國是衰老民族，絕不會強盛；中國民族僅有利己謀私之念，毫無愛國心，所以任何民族，均能統治中國；例如蒙古、滿清之支配中國，中國人不但反抗，並且竭力的効忠。所以日本軍閥，幾十年來動員所謂學者、政客、浪人，研究蒙、滿如何滅亡中國，如何統治中國，其研究之精細浩繁，可謂驚人，但日人之穿鑿是片面耳，他們為什麼不研究漢民族會消滅元代統治，會推翻滿清？日本人之盲目及近視的研究，僅能看見蒙、滿之臨湮淪的征服半面，而忽視了他們悄然無聲的末路。中國民族，現在因遵守國際法，故對於日本人，毫不加以仇殺報怨，如果憶起八年來，日本在華所犯的燒殺淫掠之罪惡，是會引起仇殺之舉的，那裏能使他們安然渡海呢。中國人民雖然寬大為懷，但對於他們所犯的罪行，不能不提出賠償的要求，及請求嚴辦戰爭罪犯。

抗戰之前，中國的台灣、朝鮮、東北，盡為日本人擄取奴隸。中國本部的煤礦鐵礦也多被日本壟斷。且其工業品，推銷在廣大的中國國土，所以日本國家之繁盛，大部份都築在中國民族的血管之上。日本國民對於此事實，不但不感謝，認為是應該的。而且辱罵中國民族，其刻毒可謂曠古未有。明治以前，一千五百年間，日本是照浴中國的儒教文化的，明治以後，便是抄襲英美的科學文明而強盛的，他不顧念中國、英、美，是他的文化文明的恩人，而竟敢向恩人發動了武力戰爭。這欺天罔地，逆道悖德的民族，怎能配得上為國際和平中的一員呢？

(3) 日本的霸道理論

日本松岡洋佑，就任滿鐵總裁時的訓話，說：「滿洲原來就是日本的土地，而給中國人霸占了多年，向來給中國人居住，便是日本人的寬容厚仁，所以我們日本人，對中國人不必謙讓，中國人對日本人倒要客氣些」。這段話暴露了日本人欺侮的真情，日本人於此指黑稱白的強盜理論之下，自然是壓制虐待東北同胞，以毒辣的手段消滅我東北民族。例如日人創造的建國大學，三百名教授中，中國人僅占一、二名，學生大半亦為日人，把我民族未消滅以前，則當為奴隸牛馬驅使，一方面苛徵苛求，無所不用其極，使我同胞，奄奄一息。日本人九成九的剝削政策，是奪取異族的生存權，以供自族之驕奢荒淫，助長自族的野蠻。

日本小學的教科書，曾有着這麼一段記載：台灣阿里山蕃社，有一位通譯官，名為吳鳳，人格道德高潔，因而將近二萬人的生番，極感佩吳鳳之博厚仁慈精神，按蕃社的生番，原有「狩首」即殺人頭以供祭壇之習性，但於吳鳳人格感化之下，竟使番人罷戢此種風習，凡四十年。原來此蕃社已有四十個獨體，吳鳳令他們每年供一個，不可重新殺人，俟四十年到，已沒有獨體可供了，番人逼吳鳳准許獵首，吳鳳無可奈何許之，說明日中午有人穿紅衣帶紅帽者出現，你們便可以殺他的頭。蕃人待翌日中午，果然紅衣紅帽的人出現了，近而斫之，仔細一看，便是吳鳳本人，蕃人們哀哭欲絕，遂築廟以祭之，而從此以後，蕃社獵首之風便根絕了。中國人自古以來是使人懷德的，不是要人畏威的，故如此野蠻不據情理的生番人，尚且能使他們

從獲得底改變善性。

日本警察統治蕃人，便就兩樣了，警察是鄉下的皇帝，一進蕃社，便把生番中最美麗的婦女，擄來姦淫，役使蕃丁作苦工，怠則鞭打；以一盒洋火換取一張虎皮，以一把鹽騙取一隻麋鹿。如果給工錢的話，蕃人一天四角，台灣人八角，日本人則一圓六角。而工作量，則生蕃人最多。生蕃人雖然無數理及經濟的觀念，但總也曉得日本是欺詐虐待他們的，因此仇恨愈結愈深，故每年都有發生仇殺日人的案件，例如霧社事件，蕃人便將日人小學校長以下仇殺一百四十餘人，轟動日本各報紙，然而蕃人並不殺台灣人，反而把台灣人隱庇在廟所，或事前密告將有叛變使他們逃避，這事例是不遺枚舉，可見日本人之蠻性，如何兇惡，自己不究明自族的罪惡，還要以大砲飛機去慘殺幾萬的蕃人，並且殺殺的方法，是使絕人望，使人不忍聞問。

中華民族，原來自然是比日人優秀聰穎，然而日本軍民，仍舊以其醜待生番的方法，來對付我淪陷區及南洋一帶的同胞及盟國軍民，此種兇殺氣餒，真是令人髮指。但是「爾以其暴，我以其仁，爾以其利，我以其義，爾以其詐，我以其信」，結果還是以四維八德立國的中華民族勝利了。王道本為中國民族發明的，日本雖學儒教道德數千年，但僅舉其皮毛而加以粉飾耳，更惡劣者，便是假借王道的仁義，來誦弄弄巧，以此來騙惑人心，然而其言行不顧，表裏不一的事實，終於暴露出來了。

(接第九頁)之可惜，差不多是蕪蕪空空，又兼被徵的糧價極低，日用品的購置甚貴，中上之家，雖猶能勉強支撐門面，中下之家，久已紛紛宣告了破產。

邊區的農家，大都無衣可穿，僅以麻袋做被，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天氣，麻袋製成的衣服裏面，滿塞上了草，算是代替棉花，天知道，他們又怎樣能抵抗住北國的冰雪呢？

吃的方面，尤其是可憐，每當大飢日和過舊曆年，每戶始能「配給」少許用包米磨的麵粉，至於洋白麵，他們久已連影子也看不到，白米更不許吃。東北的農家，素稱富庶，肇者幼時所過的「大籃盛油，大車拉麵」的莊稼大院生活，再休夢想。

因糧食被徵去，牲畜無料可養，因青年被徵去，人工大感缺乏，且帶捐雜稅，巧立名色，層層剝奪，民不堪命。農村為經濟組織的基本，日寇破壞東北經濟的魔手，一直伸到了窮鄉僻壤，實在是東北同胞生存上的致命傷，比飛機大炮，更來得直截了當，今後，如何恢復東北的農村經濟，誠為不容緩的事情。

八、東北的未來

提到的東北的未來問題，我以為有 主席在今年「九一八」廣播訓示中的幾句話，就可以盡之。一句是：「東三省不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國民革命最後的目的地」。一句是：「我們國父實業計劃中所規畫的海港，鐵道，礦業，以及其重要的交通建設，幾乎都是以東北為主」。又一句則是：「對我盟邦蘇聯，業已訂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此後中蘇兩國，唇齒相依，守望相助，東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

因為十四年來的故鄉——東北，不禁想起了故鄉的未來，這光明的未來，不是東北四千萬同胞自己的事，乃是新生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大家的事。

論文化建設

宋孟桃

自然現象形成一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社會關係形成一民族文化的歷史性，決無一民族能脫離這進化的軌道。於是每一民族均適應着他的自然現象去奮鬥，順應着他的社會關係去說變。假使這奮鬥，這說變違反這定律，必定失敗，即有一時的成功，也不能持久。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表現。一個民族的心理倫理政事技術文學等具體的綜合的結晶，就是該民族的文化。創造文化是需要民族的活力，文化的高低是民族活力的象徵，國家興衰的關鍵。

民族的活力以及文化的孕育却繫乎自然現象與社會關係。自然現象中的氣候地勢資源等影響為最，極寒極熱的民族，勢難發展與繁盛。古代文化發生在大河與沿海地帶。富有海岸線的歐洲與海岸線平直的非洲文化相去天壤。同是亞克羅撒遜民族而在英國美國澳洲，他們思想迥異，所創造的文化也各殊。握有或支配煤鐵橡皮石油等民族，便企業發達，文化日昌，反之便衰落。這些都是解釋自然現象影響文化的鐵證。

社會關係，主要的是經濟關係，因為一切政治和社會，都以生活合作為起源，以經濟關係為基礎。個人無組織，穴居野處，自然的供給豐富。及至生殖日繁，供給減少，便發生儲蓄及生產等問題，以人力彌補天然的不足，以武力防止他人的搶奪，於是初創組織家庭，繼則團結自衛，組織部落，由部落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法律道德，也隨着各種組織而演變。

總之，自然現象形成一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社會關係形成一民族文化的歷史性，決無一民族能脫離這進化的軌道。於是每一民族均適應着他的自然現象去奮鬥，順應着他的社會關係去說變。假使這奮鬥，這說變違反這定律，必定失敗，即有一時的成功，也不能持久，倘是曇花一現而已。『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點，我們處理事物，能知道這個自然的規律，照着去做，這就叫合理，合理就是近道』。(蔣主席：革命哲學的序言)正是這裏最好的註腳。文化的建設就是要認識這自然現象和社會關係，然後照着去做，才能成功。

中國國家建設，就是以其具體的現象(數)，來作觀察推理的根據。(近)

為行為的準則，而完成文化的建設。易經就是講這道理的。大學曰『天下之章最先的前提，最後的結論，都是「格物致知」，所謂格物並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是體認自然現象與社會關係，然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進世界於大同，其實施的步驟，即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種有系統的正確不移的學說，自漢以後，一誤於黃老主靜之說，忽視社會關係的變遷，二誤於理學的安身立命養性之說，忽視自然現象的重要，三誤於考據等詞章文字之說，自此更鑽進了牛角里去。其間雖有顧亭之輩與王學等重振經學，然而也無濟於事，於是而民族活力便奄奄無何生氣，文化的創造也毫無建樹。

民國的肇興，一般先進，深切痛感民族活力的衰退，民族文化的頹唐，遂介紹了許多西洋文化，全盤西化的呼聲，也普及全國，因此召來了國初思想難進的時代，甚至因為不能適合中國的自然現象和社會關係，以致思想得不到中心，民族活力浪費，影響所及，建國的方案也就飄搖不定。

國父孫先生體認中國所在自然現象與所處的社會關係，繼承儒家的絕學，創造了獨特的救國救民的方案。實業計劃就是根據中國自然現象的建國良策，三民主義就是根據中國社會現象的建國良策，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增進民族活力的唯一與奮劑。我們要以知難行易的信念，奉行三民主義，實現實業計劃，以竟建國工作，文化的建設，也要以此完成。

過去討論文化建設的，有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全盤西化，折衷的中西為體西學為用等等的主張，可是我們不主張對鎖中國，拒絕吸收西洋文化，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我們必須體認中國所在自然現象與所處的社會關係，切合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既不好高騖遠，也不頑固守舊。我們要以樸實的研究態度，去探討現實的問題，而少標榜主義；要以實際的科學精神，去堅毅的力行，而少玄想幻想。前者著重真知實行的知，後者著重明覺精察的行，兩者相輔而成。以知求行的正確，以行求知的實際。過去的「偽知」「真行」是文化建設的最大障礙。而形成「偽知」「真行」的病源，在於浮蕩玄想，投機取巧。今後努力文化建設的首要工作，在掃除一切思想上的浮蕩玄想，行為上的投機取巧，然後才無「偽知」「真行」，而能「真知」「力行」，最後才能光大中華民族四千年的歷史偉大的文化。

十四年來來的東北

- 一、荒謬絕倫的「建國神廟」
- 二、「民族協和」的假面具
- 三、以「日語」代國語
- 四、徵糧徵草與徵人
- 五、大殘殺
- 六、毒化政策
- 七、農民的窮苦相
- 八、東北的未來

記得 蔣主席會說一語的宣示道：「我們全國同胞，要從敵人奴隸之下，來拯救我東北的同胞，恢復我東北的失地，我們若非東北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東北的失地，完全收復，則我們神聖的抗戰，決不停止。」時至今日，日寇終於棄甲降服，東北的失地，既得以完全收復，東北同胞的自由，也獲得了真正的解放，山河依舊，日月重光，這不僅是東北四十萬同胞的幸福，更是全中華民族共同的光榮，我們以此為契機，積極籌畫，重新開始，前途該充滿了無限的光明。

雖然，遭受日寇蹂躪時間最長的東北，可謂慘極荼毒，體無完膚，這一本結算不清的血淚帳，更顯根根抵抵，呈獻於關心東北問題的同胞之前。

一、荒謬絕倫的「建國神廟」

在日寇的開國史上，相傳有一個「天照大神」，也就是「天皇」的祖先，和各地「神社」所崇奉的最高之神，信則由他們信，事不于己，我們並無何可說。偽滿成立後，日寇總覺得找不出精神的靈魂來，遂妄想天開，逼「溥儀」親去日本，把「天照大神」搬到了「滿洲」，祭祀在這特建的「建國神廟」裏，這「建國神廟」非同小可，因為「天照大神」也成了偽滿的「建國天神」，不獨「溥儀」必須「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凡遇偽滿的節日，事無大小，都是必告必祭的。

對此，偽滿會制成了法令，「建國神廟」之嚴不可侵犯，倘有老百姓經過廟前，不脫帽行禮，或是發生其他褻瀆的不敬行為，定有刑罰的罰則，強迫東北同胞，作不信仰之信仰。日寇之意，蓋以偽滿係日本一手所造成，日本的「建國元神」，當然也該是偽滿的「建國元神」，更無別說，千百年後，說不定這種思想，也許會弄假成真，而成就了子孫萬世之業。

東北同胞，對於這樣荒謬絕倫的舉動，真是啼笑皆非，往往繞道而行，避免為這個來歷不明的神去脫帽，而把「天照大神」當一棒笑話來講。

二、「民族協和」的假面目

「民族協和」為日寇在東北盛唱的口號之一，我們明知道所謂「民族協和」，亦即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之變像，日寇却明目張胆的在喊，自矜為偽滿成立的基本理論。

「協和」的結果，好的衣服，好的食物，好的日寇所獨佔，且到處役使我同胞，形同奴隸。具體一點來說，如乘坐火車，日寇是有優先入座的權利，商店出售物品，很明顯的在標出「止限日鮮人」的條子，白米只許日寇吃，東北同胞，吃白米就算犯了罪，即便你自種的白米，也得悉數供出，再換別的粗糧吃。

日寇為加強「民族協和」的效率，老早就成立了「滿洲帝國協和會」來專司其責，「滿洲帝國協和會」者，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幫兇機關而已！最招東北同胞的厭惡，也最惹東北同胞的反感，一片假面目，欲掩彰彰，雖三尺童子，亦知與虎謀皮的不可也。

三、以「日語」代國語

日寇對東北文化侵略最徹底的企圖，當推「日語」，以「日語」代國語一事，他們把目標完全移在第二代身上，而從語言文字上着手。

在各級學校國語的課程表中，「日語」和「滿語」都被稱為偽滿的「國語」，教授的時間也一樣，升入上級學校的時候，用「日語」答試卷，或是用「日語」應口頭試問，都是很方便，而且是很受獎勵的。

偽滿各機關的公文，簡直完全是使用「日語」，看不懂的由你看不懂，街頭上的招牌和廣告，奇文怪字，比比皆是，一個字也許多一筆，也許少一筆，令人噴飯，有人戲呼之為「協和語」。

學習外國的語言文字，我們不但不反對，且應

無以償還，但要我們以外語代國語，無論動機如何，無謂說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恥辱，也極爲可怕。日寇對付台灣，對付朝鮮，皆曾用此法，可謂彼輩的對付國語，台灣同胞們，在公開的地方，都不敢講國語，講時，是要挨警察的耳光的。若非我抗戰勝利，在魔手下的東北同胞，再用不了幾年，怕不也有同樣的遭際嗎？

四、徵糧徵草與徵人

這也可說是日寇對東北同胞的三大剝削，實行時都是有着一一定的計劃和步驟的，不容你倖免。日寇侵略手段的毒辣，當爲許多帝國主義者之冠。

徵糧，是每到秋間，各地開設「交易場」，責令農民按規定的數量，送來驗收，分別等級，給以官定的價格，這價格大概是自由價格的十分之一，有的地方，遭遇歉年，農民只好花高價買糧來交差，也有把納完規定的數量後，弄得無糧可交，取借度日。日寇把這些徵到的糧，或充馬料，或製肥料，一多半因收藏不佳，遂致腐敗。東北同胞，眼看自己耕種的食糧吃不着，反而過着啼飢號寒的日子。

徵糧之外，尚有徵草和徵菜，草和菜皆係「軍」用，日寇也很重視。入秋即派員赴鄉村徵取，貨色要上上的，價錢却是極小，農民終歲勤苦的結晶，悉數被人掠奪而去，又敢怒而不敢言。

土豆（馬鈴薯）爲東北主要食菜之一，日寇也要，徵來後徵堆在野地上，天氣改變，一場小雪，都凍成透明體，不堪食用，再拿來強制「配給」給同胞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徵人一事，言之尤爲痛心，蓋其大成者，爲組織精銳的「國民勤勞部」和「國民勤勞總司令部」，凡是十九歲到二十一歲的青年，不去當兵，就得服勞役，僅少數數廢疾者可以免除。這些青年，被一

批的載往邊區地帶，修築防禦陣地，或是開闢軍用道路，從事軍需工業等，利用的範圍相當廣泛，對這樣不花錢的便宜苦力，日寇視之爲滿意，不知却加深了東北青年若千的奴役之辱，渴望收復的心情，遂愈益堅切。

五、大殘殺

殘殺我同胞，爲日寇之一大快意事，到處如出一轍，有人說：「日本的辭典中，無人道二字」。現在以事實來證明，真不爲過言。

日寇對東北同胞的殘殺。「九一八」當時無論矣，「九一八」後，以一封封信，一本書的嫌疑，被加上一個「思想不良」，或是「反滿抗日」的罪名，慘遭毒手的，更不知凡幾。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知識份子身上，且強覺線索，任意株連，酷刑之下，還有甚麼青天白日呢？

其次爲教育界人士的屠戮，而以瀋陽，安東，吉林，哈爾濱等大都市爲甚。最大一次，是「七七」前一年的各地大屠戮，不問情節如何，專擇出身好，聲譽高的優秀教師下手，一而十，十而百，教壇名宿，摧殘殆盡，入獄之後，既未聞審問，也未開釋，竟胡塗了帳。

作家的蒙難者也很多，日寇對中文的出版物，幾乎一字一字的咀嚼，稍有間隙，拘捕立至，被殺掉的文化人，已不知凡幾，人人都以落筆爲危途。學生居於中，他們也不肯放過，好好睡在宿舍裏的同學們，忽地爲憲警用膠輪車拖走，拖去則十九囚多苦少，然而，同學們依舊工作的工作，出走的

出走，使日寇對僑滿的教育頗感懷疑，却忽略了對華民族潛在力量的偉大。

六、毒化政策

日寇對我同胞所施的「毒化政策」，初不始於「九一八」，遠自日清戰後，以經營「 $\times\times$ 藥房」，或「 $\times\times$ 洋行」爲名的日本浪人，就已開始秘密賣出大宗的毒品，如阿片，嗎啡等等，毒販來往租界中，莫可究詰，他們的好計，也就越法行得起勁了。「九一八」後，於東北竟成公開的事業，在「表面禁煙，裏面開燈」的情形下，不知害了多少意志薄弱的同胞，東北各大小都市，以至村莊，都設有官營的「管煙所」，煙者可以憑「吸煙證」按日購吸，一榻逍遙，短笛橫吹，好好的有用之身，落得面黃肌瘦，生業蕩然，日寇在一旁，却偷偷笑的合不上口。

最初幾年的「管煙所」中，吸食公開，且備有下流女人，擦胭脂粉，代客燒煙，美其名曰「女招待」，以誘惑東北的青年，誰知一部分自命「指導者」的日寇，漸漸也上了圈套，沉迷忘返，日寇感到此法不妥，才取消了「女招待」，又加以須請求「吸煙證」的限制，但，日寇之中，已有很多人成了「飽槍」。

每年在東北，是要指定出種阿片的區域的，所割的阿片，全歸官買，除於東北各地售賣外，更向華北，華中一帶輸出，交換別的重要物資，日寇所倡的「日滿華」共同云云，不過如此而已。

七、農民的窮苦相

十餘年來的東北農民，辛苦所得的糧食，既都爲日寇橫征暴斂以去，大好的土地，耕之無益，連

（接第六頁）

八年來

八年來的我

楊保民

八年的烽火，照過了祖國的原野。中華兒女便藉着牠的光輝，寫成民族史上最沈痛而光榮的一頁。這一頁歷史是全民族的血汗、眼淚和心力的結晶，這結晶應含有我超顯微鏡的成分。也許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吧？至少，我這八年的戰時生活，在我全部生命史上，應該是有意義、有價值而值得我自己紀念的。

「愛好和平」的敵人。於奪取琉球，朝鮮，台灣，澎湖之後，又奪取東四省。接着「冀東自治」，「華北特殊」以及走私，販毒，等把戲層出不窮。當時，我真氣急填膺，以為一再容忍，坐以待斃，反不如與牠——日本拚個死活，亡國也亡個痛快。不久，蘆溝的砲聲，更激起我無名的怒火。好在政府於和平絕望之時，忍痛犧牲，實行抗戰，因此我心頭的積忿便消了一半，覺得痛快異常。抗戰二月後，敵機轟炸長沙，經武路上呈現着目不忍睹的慘狀，這時我覺得再不能置身事外了。正在選擇救亡途徑的時候，適張治中先生奉命治湘，他認為湘省既是前線的後方，却為後方的前線，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動員民衆實刻不容緩。於是成立民衆訓練幹部訓練班，將四千多個大中學生及教員名流集中訓練，我便濫竽其中，接受革命洗禮，奔入抗戰洪流。結束後，回到靖縣，以區訓練員兼鄉訓練員職務。到職後，把受訓民衆分成早晚兩班，凡距隊部近的，便編入早班，於晨光熹微中實施訓練；凡距隊部遠的鄉下人，便編入晚班，乘他們上街買菜之便，予以訓練，以免妨礙他們的工作，影響他們的生活。那時我的月薪是八元，既不能自行開飯，又無處可搭火食，食宿都須由城東的隊部跑回城西的家裏來。更感困難的是不能於天明以前通過城門到訓練地點去。每夜總像待滿的朝臣，鷄鳴起身，用冷水洗漱後，便在料峭春寒中，經過許多橋樑、阡陌和山僻小徑，繞到訓練地。當點去我以尖厲的哨音督促受訓壯丁起床時，人們還做着美妙的夢哩！疲倦的晨星和迷濛的濃霧，陪我在寂靜的草坪上，等候着受訓的壯丁，拌他管風露的味道。一會兒，壯丁陸續到齊了，便帶着操一會跑步，到東方露白時，每人的身上都已發熱了，我的示範動作，他們的模倣動作，也能相互地看清了，於是便下課目，接着再操一會便解散，這時天才大亮。

在整個民訓期間，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兩個姓王的壯丁，一籍寶慶，一籍永州，當寶慶那位王先生來隊報到時，我問他：「姓什麼？」他說：「不曉得」。又問他：「叫什麼？」他說：「叫酉己」。至於永州那位姓王的呢？他已是受過兩次社會軍訓的了。然而他和酉己一樣，每天都累我教特別操，常常從早班解散後教起，一直教到將近中午時分，彼此都有些沒奈何了，才回家早飯。最初我以為太和氣，他才漫不經心，便以嚴厲的面孔對付他，然而仍屬無效。學會向左轉，向右轉便忘掉了，學會向右轉，向左轉又忘掉了，學會向後轉，左右轉都忘掉了。特別操一直教到畢業時，跑步立定還是操不好。我說他不用心，然而他的同伴們說：「他回家以後還在跟人家學哩！」

每天將近中午的時候，我教了特別操回家早飯，因回時間太遲，蒸在鍋裏的飯菜都已冷了。發後，又跑去處理隊務。或到壯丁家作家庭訪問，一則宣傳抗建宗旨；二則考察其家庭狀況；三則解決其困難問題。等到太陽偏西時，我又到操場或課室去等候晚班壯丁來受訓。一天休息的時間，只有上床睡覺的那一剎那。然而常恐遲起誤事，不能安心睡覺，有時夜半醒來，看見月光，以為天已大亮，便猝然起身，再也不能入睡了。

民訓結束時，我已是瘦損沈腰了。這時，張治中先生給我一張「勤勞慈著，成績斐然，殊堪嘉尚」的獎狀，地方父老和受訓壯丁也給我意外的好評。近年偶到那兒，彼此仍有極親切的表示，我想，這只是辛勤的收穫，並不是最大的快樂。只有檢討工作以後，覺得沒有辜負張氏的寄託，沒有拋棄時代的使命，心安理得，毫無愧作，那才是我最大的

民訓後，便在一個師範學校教書，生活是極機械的。到廿九年夏，湖南省軍區開辦政訓部訓練班，我也加入受訓，同學們有些是來自各縣的頭等紳士，什麼局長，處長，廠長等職，他們都已幹厭了。這次受訓後，聽說要到湖北前線實習，再按實習成績以上中少尉任用，實習期間，月薪只有十五元，因此他們都請假了，並且有人說：「叫我在外縣幹事的話，慢說要實習，慢說是尉官，就是當皇帝我也不高興哩！」在這種動搖的情勢之下，我總住了，決心聽命分發。結果被派到岳陽實習，當命令發布後，好些人替我焦急，因為岳陽是最前線呀！同隊有一同志，到達湘陰時，便活動地在湘陰工作，我却沒法，只好隨隊到岳陽去。一到岳陽，便在永慶鄉工作，這兒距離前線還有半日路，一部份前線逃來的散兵，都集合在附近的山上擾亂治安，每夜槍響時，一二胆小的同志，禁不住戰慄不安，怨上峯不該派到這裏來。上面的命令待這兒的工作結束，便應該繼續進到最前線，然而隊長和阻小的同志們都認為可以到此止步了。我以為怕危險而敷衍工作，似乎有些不名譽，而且不到最前線看了所見的實際情況，也未免虛此行呀。於是約了兩位姓高的同志，繼續向前線出發，這時有位邵陽好友曹玉駿很懇切地對我說：「保民！你母親青年苦節，你既無弟兄，又無姊妹，倘若到前線去冒險犯難呢？你要曉得，上峯井不會因此而升你的官呀！」這些話確實值得感激，可是我竟辜負了他的好意，走到前線的潭溪鄉去了。潭溪鄉在新牆河的上游，是會經淪陷的地方，我在這兒見到了不少的戰爭痕迹，聽到了不少的忠烈故事，知道了不少的淪陷情

形，提高了不少的工作興趣。有一次工作回隊時，已黃昏，途遇大風驟至，烏雲四起，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這時我和同伴高遠，迷失了道路，在山頭亂走，常常跌入戰壕，幸而手足便捷，沒有跌傷。不過費了許多氣力，繞了許多圈子，仍是沒有出路，心裏非常着急。最後忽見一燈如豆，便朝着走去，突破了許多荆棘，經過了許多坎壈，才找到了一戶人家，承他們指點了路徑，才於風雨中奔回了駐地，又有一回，我和同伴事們從井頭方向潭溪鄉出發，途中忽聞隆隆的雷聲，越響越近，回頭一看，只見敵人的陣地上正冒着濃濃的白煙，才知道敵人的獸性又發作了。我們將進入潭溪鄉時，許多軍隊都忙出，我們幾個「黃昏黨」的却仍然前進，這似乎出他們意料之外。進入潭溪後，遇着一位駐軍民合作站的同行李宗文，雖然素昧生平，他却于砲火中懸懸招待，我至今還在深深地感激。當我辭別他走到路上時，砲聲仍未停止，而且響聲很近，站住的地方，都有些震動似的。村上的居民，都極稱皇皇地走到堅固的牆垣下，個個蹲伏，避免犧牲。我們却拿性命開玩笑，若無有事地在那兒寫標語，以為在砲火中寫標語，才有實際的材料，才非形式的宣傳，才有較大的作用，所以便抓住這機會，痛快地寫了半天。砲聲停後，跑到避難的「港內黃」去看砲彈的痕迹，見一個年僅一歲的女孩，被破片炸去了從耳根到嘴邊的一大塊肉，血紅的口還在微微地動，這比在經武路炸去腦袋僅餘頭皮的孩子更慘！聽說她母親也受了傷，被國軍救護隊送去醫治去了，結果呢，母女都死了。我想當她父親回家，知道家破人亡時，應該是怎樣難過呀！然而這樣的

事情正多着呢！此外傷亡的男女還有四百個，我們他們為什麼不遷移到後方安全地帶去住，他們說：「後方沒有安身的基礎，同時國軍在這兒又迫切地需要糧草，需要游擊的嚮導，所以不能不抵死在這兒生活」。我聽了這話後，覺得他們真痛苦，真忠烈，而且真偉大。我們當軍人的再也不便向他們誇耀戰功了，因為他們也一樣流過汗流過血啊！岳陽的老百姓對軍人也真不壞，物質上的供給，精神上的安慰，都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連我也受過好幾次的招待。本來，熟天的臘肉，已有些臭味了，他們却誠懇而殷勤地端到我碗裏來，我心裏雖有說不出的苦處，然而盛意畢竟是可感的。有時菜裏吃到一顆花椒，更有說不出的味道，其實他們都是以待上客的禮來招待哩！潭溪工作結束後，回到永慶鄉，集齊同志，轉到岳陽，由隊長向岳陽縣政府交涉了些許旅費，便取道湘陰回長沙。這時蕭餉既未領得，家庭又無接濟，兩手空空，鞋襪都未能補充，草鞋又不曾穿著，於是赤足奔走，在紅日當空的時候，兩腳踏著石板，痛苦如受炮烙，直到湘陰始得搭船回長沙。回長沙後，奉命到抗倭第一線的石門去組訓戰時任務隊，第一期是在易市鄉訓練幹部，在未到易市以前，即聞該鄉鄉隊附權力極大，如能得其助力，則一切困難必可迎刃而解。所以一見面，我即謙恭有禮，請他指導協助，不料他却高其門限，拒我於千里之外，他既不識抬舉，以後我也就不理他了。好在當地學校裏的幾個教員，都和我講得來，當孔子誕辰時，他們特請我去參加儀式，并講演孔子學說，因此我并不感覺孤單。這是最感困難的是隊員途餓，我於憐憫之餘，便只好實行紀律制裁，破壞了向所信守的戒律！(未完)

血

血的回憶(中)

上官青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門外又來了一個日本軍官，兩個拉着我的小兵，一見他進來，立刻放開手，很恭敬的行個軍禮，用狗吠的言語，相問答了好一會；最後，那個軍官，獨自走向了我，指指祖母，母親和舅父等人，再說了一陣「你的，她們的，」但，因為言語的不通，而我也早將性命置之度外了。所以我並不想聽懂他講些什麼。那時母親她們因為有機可乘，幾個人都想救我性命，忘記了辱恥的大家一齊跪在我身邊，求敵人饒命。那日本軍官看着如此情形，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在地下尋了一塊小碎磚，就在當地寫了一個字，然後招招手，要流着眼淚依在母親身旁的弟弟過去，弟弟起初有點怕，母親因為看那軍官並無惡意，反而推着他叫他去，弟弟到這時才慢慢的移動着脚步走，往那軍官跟前。他望着弟弟過去，就指指地上的字，再指指我，好像是在問是不是的神氣，只見弟弟點點頭；他又在地下寫了一忽兒，再指了推還跪在地下的母親，弟弟也同樣的點點頭，於是那軍官才像滿意的站了起來，走過去和兩個兵，咕噥了一陣，末了，由兩個兵又行了一個軍禮，轉過身來竟爲我鬆了綁，再跟在那軍官身後，不聲不響的走了，這時，我才感覺到我的生命想不到却由着弟弟而得救了。事後，弟弟會告訴我，那日本軍官在地下先寫的一個是「兄」字，後寫的則是「親屬」兩個字。

日本矮鬼一走，大家才站起了身，我首先走到父親的身邊，只見他靜靜的躺在門脚下，胸口圓圓的衣服給染得血紅，靠近心臟的地方，有一個小洞，血正從這裏流出來。眼看着他一生和藹的父親，竟會死得如此慘慘，鼻子一酸，倒在父親屍身上，把所有的不平之氣，都和眼淚中盡情的流了出來。祖母和母親也早已走到身邊，同時伏在父親的屍身上痛哭不止。我們一家人盡在這樣哭的，舅父們雖然也替我們傷心，但

，因為情形的特殊，所以極力在旁邊勸着。舅母和表姐一人一個的拖了母親和祖母，舅父却一個人扶着我硬要我到屋裏去暫時休息一下，可是那時候叫我如何能平靜得下那一顆沸騰的心呢？

因為父親的死得不明不白，因為父親死得冤枉，我會經發誓：等待到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手刃兩個敵人，以補償這殺父之仇。可是一直到日本人已經無條件投降了的如今，我却依舊還不能實行我的誓言；這並不是我的胆小，而是種種原因阻礙了我，父親的在天之靈也許會怪我呢？我這沒出息的孩子。

父親一死，我們一家無疑是失去了重心，什麼事都顯得無主，又何況每個人的心中都深藏了悲痛，所以竟連父親的屍身也不知如何處置，後來還是由舅父貢獻了意見，在我們住屋裏，臨時用房門搭成了一張床，然後，再由我和他兩個人把父親的屍身搬到這上面，大家一起動手，把血跡抹盡，另外替父親換了一套較新的衣服，做他長眠的安排。

在傍晚的時候，我和舅父兩個人分頭去尋購棺木和扛棺者，在這時，只要肯出高價，想僱幾個扛棺材的苦力，倒並不太難，可是，要購棺木，這就大感不易了，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一家已關門了的木材行裏，悄悄的購了幾塊木板，又由着老板的熱心，介紹了一位木匠來，爲我們因陋就簡的拼湊成了一具薄棺。連夜找了扛棺的苦力，抬到家裏，忍着心把父親給裝了下去，更一刻沒停的抬到了五台山上荒僻的地方，放在一處凹下去的土地上，再用土把四圍給堆密了，做成了一個父親臨時的墳墓，我們所以如此心急辦這件事，只有一個答案，怕引起麻煩，因為我們已是處在敵人的魔掌下。

等到我們把這一切的事情辦完，再回到家中去，東方已經發白，天就快亮了，祖母和母親兩個人的眼睛，都哭得紅腫着，只有弟弟却在床上睡得甜。這時候一盞如豆的油燈，半明半滅的光在照耀着，我們這幾個默默相對的斷腸人，是更覺得無限的可憐和慘。

辛苦了一夜的我們，胡亂的吃了一些東西做爲早餐。

正把早餐吃完的時候，竟又有人在「蓬」蓬「蓬」的敲門了，因爲第一次的教訓，一聽到這種不客氣的敲門聲，我不敢再遲延，很忙的去開了門，這一次進來的是三個敵軍，都是三等兵。

進來以後，兩個直往裏闖，最末一個却抓住了我的左手腕，問：「有沒有？」像鴨子打手勢似的，鬧了半天，才知道他是想問我要手錶，這，我一個是不備的，所以只能照實望他搖搖頭，他還不放心的重覆了一句：「沒有？」在說話間，忽然他一眼釘見了我左襟上的一支派克自來水筆，於是毫不客氣的用手取下了下來，嘴裏說了好幾個「心交心交」，就放進了他的軍裝口袋裏去了。日久之後，我知道他所說的「心交」原來就是「贈送」的意思，連他們打人耳光的時候，也算「熱比心交」。

那個日本人拿走了我的自來水筆，他馬上也往我們的屋裏走去。我只能狼狽的跟着他，進入了屋子只看祖母和母親弟三人擁擠在一個角裏，先進來的兩個日本兵正在翻箱箱，父親和我的睡衣已被拿出來，放在桌上，我剛買來不久真美善口琴，也給擱在一起。

後進來的一個日本人也加入了他們的集團，把每個箱子都翻遍了，可是却再沒有中意的。他們咕噥了幾句，由一個人伸手取了桌上的睡衣和口琴，彼此踏出了我們的房，跨進了隔壁舅父的住處。

還沒一會功夫，只聽隔壁舅父的房裏，忽然發出了一陣陣聲。緊接着是表姐的慘然呼救聲，舅母的哀求聲，和舅父的被擱耳光聲，日本鬼的怒吼聲。前前後後的傳了過來，我們聽着除了恐怖得發抖

以外，却不敢移動一步。

舅父的屋裏，大約鬧了總有半點鐘，才看見那逃去的三個鬼子，拖着興奮的步子一溜煙着不成腔的曲子走出去。到這時，我們方敢偷偷的到舅父屋中去看看發生了什麼意外——

只見舅父垂頭喪氣，萬分苦惱的坐在門邊椅子上。舅母還站在屋中，用手和頭同時伏在衣櫥前，傷心的哭泣着。表姐却側睡在床上，用被蒙了臉，嘩嘩痛哭，這情形不用問，已經顯明的放在眼前，日本矮狗竟是在那裏放肆的侮辱着我們中國人。這是賠償所不能彌補的損害！

在祖母和母親正想跨進去勸他們的時候，還是弟弟眼尖，他悄悄地指着門外說：「又有日本人來了。」我一看果然不錯，趕快再通知了舅父，他在手忙腳亂之下，終於趕緊在地板上摸了兩手泥土，不問三七二十一的跑到床前，朝着表姐臉上對塗，並低低的叫她快點停住了哭，把被褥蓋起來裝生病。我們因爲站在天井裏也不是事，就故意裝出閒散的，一個一個都走回了自己屋中。

這一天自從早晨起，一直到天將黑的傍晚，日本兵三三兩兩出出進進永遠沒有停止過，而因爲各人的所愛好不同，於是你拿走這樣，我取走那樣，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搬往難民區的物件，是遭到了很大損失。

受着畸形環境的支配，我們成了一羣小綿羊，連啼都不敢啼的小綿羊，只能糊裏糊塗的渡過白晝，又糊裏糊塗的渡過黑夜。

從此，我們已不敢再開緊大門，我們只能每日縮在屋角，眼望着斷斷續續一批一批的日本矮狗，拿走屬於我們而却被他們以戰利品試取去的一切。

有一天。

是我們屋裏東西已被非法的取得差不多了的日，中午却又來了一個日本兵，他進來在屋中四週用眼睛匆匆的看了一遍，終於落到祖母床上的兩條被褥上。不用說，這兩條被褥又該遭殃了。我們正在這樣的想，而那個日本人却忽然轉身向了我，用手指先指指被，再指指我，然後又指指肩頭，末了再指指門外。顯而易見的，他非但更拿這兩條被褥，並且還不容氣的竟叫我跟他過去，這真有點令我啼笑皆非，但，迫於該時的環境，我又不敢不依他那樣做。在無可奈何下，只能苦着臉，隨了他的指點，走過祖母床前，把兩條被褥放在了肩上，再跟在他的後面往外走去。雖然明知我這一走，祖母們又要多了一重心事，爲我擔心，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扛了兩條被褥，我跟着那個日本兵走呀走的，已經越出了難民區範圍，而走上了國府路，路上盡是草綠制服的日本兵，中國人只有我一個，偶爾的抬起一下視線，只見大空中竟有好幾處都在冒着黑煙，黑煙裏還時時有火星在飄上來，想不到失火的地方一時會有這末多，心想：「怕是日本鬼故意在縱火燒燬我們的首都？」

這事情不久就得到了證明。原來在我跟着那個前面的日兵走了好一段路的時候，在我們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座樓房在被燒着。因爲那時期正是冬天，所以被燒的樓房附近，圍滿了日本兵，大家在那裏一面嬉嬉哈哈的說笑着，一面則彼此盡把雙手相互不停的擦擦，希冀更暖和一些。還有幾個日本兵，却把不知從那裏弄來的酒精汽油，一桶桶往火焰裏丟，以至火勢更形猛烈，狂瀾不止。

走完了大路，我跟了那個日本兵又轉進了小巷。剛走不久，我就發現了好幾具躺在牆角，或者是門首的死屍，樣子都很慘，有的是被軍刀劈得面目模糊，有的則被槍彈打得滿身是洞。其中一個，半坐半靠的倚在一堵牆下面，頭顱倒在肩膀上，遠遠望去，很像一個在陽光下小睡的有閒者，但，走近了一看，汗毛却不由得給驚豔了起來，原來坐着的這人頸部已經被用刀劈得僅連着少許的一點了，血流得滿身都是。不過因為時日的關係，本來是鮮紅的血，現在已經在變紫了。望着這種可怕的場面，我幾乎嚇得狂喊了起來，但是，看看那走在我前面的日本兵，在若無其事的向前走着，於是讓我更恨起這一般矮狗，他們何以竟會這樣的沒有一點人性？

另外，每一條街上除了被燒毀了的無數房屋外，留下的一些未被火神光臨的房舍都大開着門，裏面被翻得亂糟糟的樣子，雖在門外也能一覽無餘。這真是南京城的大劫啊！

大約又走了兩條小巷，我前面的兵終於停在一處比較大的屋子外，那兒門首還站着一個手裏執了槍，槍頭上上了明亮亮刺刀的衛兵。

因為有他們自己人領導的關係，我跟在那個日本兵的後頭，毫無留難的就進入了裏面：一進門是一個門房，這時已成了他們的臨時衛兵室，四五個兵正團團的圍坐着，是用拆爛的木器生着火。

穿過房門，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甬道，兩旁屋中很少看見兵，大約他們都出發到難民區裏叫我們中國人「心交」東西去了。

一直走了好幾個房間，這才見前面走着的兵停

了下來，跨進了一個房間去，我也跟着跨在那房間的門首，由他在裏面接過了我肩上的被褥，胡亂的放在對着門的一張小床上，他再走了出來對我不知說了一句什麼，然後又帶着我，往甬道的盡頭走去。一會兒轉出了甬道，外面是一片曠場，曠場上，沿了牆根臨時搭了許多馬槽，每一個槽裏都有着三五匹馬。那個帶我來的日本兵到了這裏，轉過身對着我，哩哩拉拉的講了一大套，可是我已經聽懂了他所說的幾個「你的」。倒是他指指我又指指馬的手勢，讓我有些明白，他也許是要我暫時做一下馬夫，我只能似懂非懂的點點頭，他見我如此模樣，最後說了一句：「頂好，頂好。」就自顧自的走了。

我一個人被留在馬房裏，望着寂寞的四周，不禁百感交集，想到一入此地，不知何時才得出去，想到祖母母親們已受創的心，又將爲了掛念我而多上一種憂慮，想到我如今已是無父的孤兒，想到：

……

腦子裏的思念竟越越多，想到悲傷的地方，我的眼淚已不覺奪眶而出了。

約摸過了有一個多鐘點，先前帶我進來的個日本兵，又送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依舊是打瞌睡似的闖了好一會，我才知道，這後進來的孩子將是成了我看馬的同伴。

那個日本兵知道我們以後，並像教導似的，把餵馬料和吃水的法子做給我們看，然後問我們：「明白？」我們同時的點頭他才滿意而去。

日本兵一走，那個後進來的孩子，忽然用袖管蒙了眼睛，嗚咽了起來，雖然我們同是受壓迫的一羣，但，我們到底年紀比他大些，所以我不得不勸慰的和他說：「小弟弟何必哭呢，忍耐些罷，我

們是落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啊！」

他這樣一說，真的漸漸地不哭了，但是他却無限的想心着，被關在這像牢籠一樣的地方，什麼時候才能自由的出去，和他的親屬相見？關於這問題，連我也找不着一個答案，但，我不忍使他覺得無一絲希望，我只得騙他，說日本兵也許三兩天就放我們出去，再換一批人來，他聽了我的謊話，竟意外的高興了起來，於是，他告訴我：他姓趙，名字叫運生，今年十六歲，還有幾天過了陰歷年就是十七歲了，他的父親是國軍某師團裏當營長，退却的時候因爲太匆促，所以沒趕上把他和他哥哥母親帶走，現在他們也住在難民區裏，可是很不幸，他的哥哥前兩天就給日本兵拖走了，如今他又被日本兵拖到這裏來，僅剩下了他母親一個人，還不知會急成什麼模樣呢。所以他非常盼望時間早點過去，兩三天以後他好回家安慰他的母親。

聽着他滔滔不絕的話，我心中像虫咬似的難過，這天真的孩子他把希望的曙光，寄放在我的慌話上。

時間的逝去，兩三天光陰該是很快的，但，在如此環境中生活的人，却覺得那麼長久，就連一個下午的功夫，我們也會以爲像過了半年，猶其是趙運生，他差不多每隔兩三分鐘，就要深鎖着眉，喃喃自語：「怎麼天還不黑？」

至於我們在馬房裏的生活，也實在太無聊，每天三餐都是由那個帶我們進來的兵，用手捧着兩個捏緊了的飯團進來，讓我們每人分吃一個，上午是沒有下飯小菜的，中午和下午時常爲我們帶來一些日本產的罐頭魚。其餘的時間，我們除了給馬食料外，偶爾的有日本兵來索取馬匹，我們就得趕緊

爲他的整潔馬鞍，解長繩，十足像是一個主子僱用的奴隸，一不小心，還得被吠幾聲「八塊六」。雖然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八塊六」就是罵人，但，望着那種兇惡的臉，誰也猜得出不會是好話。

一直是這種日子拖延到了第五天，趙連生已經是不清次數的向我問起過關於釋放我們返家的事，我雖然內心也和他一樣的焦急，而卻又不得不把以前所說謊話的責任，推在日本兵身上，我一聽得他問起時，總是還安撫小弟弟的聲調和他低低的說道「別心焦啊，也許是日兵把他的諾言已經忘記了，但，我們總能想出辦法脫離這裏的。」

就在那天晚上，是一個陰霾之夜，天空漆黑，且括着風，我們已提早的躲在了馬房旁邊，一間堆滿了稻草的臨時睡處，兩個人緊緊地擠在草堆中心，因爲彼此都患着發冷病，所以誰也不想睡，只是默默地環坐着，像要使身體圍成一堆似的，大家用手抱牢了彼此的膝蓋，讓死一般的靜寂佔滿了整個空間，只有偶爾傳來的一兩聲馬嘶，在氣簾中振盪。

好一會，忽地坐在我旁邊的趙連生，一下子站了起來，在黑暗中我只見他一個眼珠在不停的閃光，他輕輕的，我正想開口，他卻搶先的用從來未有過的沉着聲音，朝着我說：「我在這裏實在是再也留不住了，你不是常和我說，我們總能想出辦法脫離這裏的嗎？不知道這辦法已經想出來了沒有？我如果再不回去，我的母親怕要急瘋的。」出其不意的，邊說着話，一邊卻拖牢了我的手，然後再說下去：「請你無論如何總要幫我的忙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時，我的臉上已感覺到一片潮濕，但卻分不出這是他滴下的淚，還是我眼裏流

出來的淚，我是已深深的爲他的話而感動了，並且也更使我思念起了我離民區中的家，家裏的人。

這時候，我不知忽然從那兒來了一股莫名的勇氣，內心的理智竟讓冒險性給克服了，輕輕地，我也反握住了他的手，徐徐的站了起來，細聲的對他說：「想脫離這裏的辦法，我想了好久了，只有我們自己走。」他靜靜的聽着我說，像還不大明白的，重了一會：「自己走？」

我點點頭，再解釋着：「嗯，放在目前，我們唯一的路，只有冒了險乘這黑夜偷偷地離開這裏。」也許是爲了粗心意外的不幸；所以他並沒立刻答應我的話，但，經他想了好一會，後來到底忘了一切的，更緊握了我的手，帶着充分驚慌，卻含有欣喜成份的，顫抖的聲調和我說：「好，我們走。」

我們這樣一決定以後，兩個人於是一先一後，悄悄地溜出了堆草的小屋。好在這曠地的四週，幾天來，我們對它可以說已非常熟悉。出了小屋，我們就摸索着在馬槽旁邊，各人拿到了一隻放馬料和裝水的圓木桶，再打了暗號，齊向東邊的圍牆邊，提輕了脚步奔去，因爲四周的圍牆以東面爲最低，這也早看我們的目中。

到了牆腳根，我們把木桶放下來，疊在一起，但，卻還不够我們爬出去的高度，只得大家又轉身到馬槽邊，再搬了兩隻木桶來，這才够得到爬牆的搭腳。因爲他入小，我先在下面把他托了上去，而後我也爬了上去。

牆的那面是一條極狹的小巷，我們像兩個小偷似的，用手攀着牆頭，非常小心的把身子滑下去；脚一踏到了地，兩人立刻不顧一切，却又提心吊胆的，直朝着黑暗的盡頭奔逃。

因爲避免被人的發覺，我們儘可能的只管繞過大路不走，而卻一直沿了小路往離民區那邊連奔帶跑的走着，雖然南京的小巷大半是碎石子鋪成的，往往因了年紀的老大，以致於凹凸不平，走起來相當困難，但，如費家之犬的我們，這時候早就忘了這些，心中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逃命要緊。（未完）

讀者之友社新書五種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全書分上下兩編，都十萬言，爲作者訪問延安歸來之作，報導翔實，均應一讀。
再版出書。欲購從速。
定價 二五〇元

王荃生等著
諸葛亮新論
對先賢之新評價，對歷史之新認識！
再版出書。欲購從速！
定價 二〇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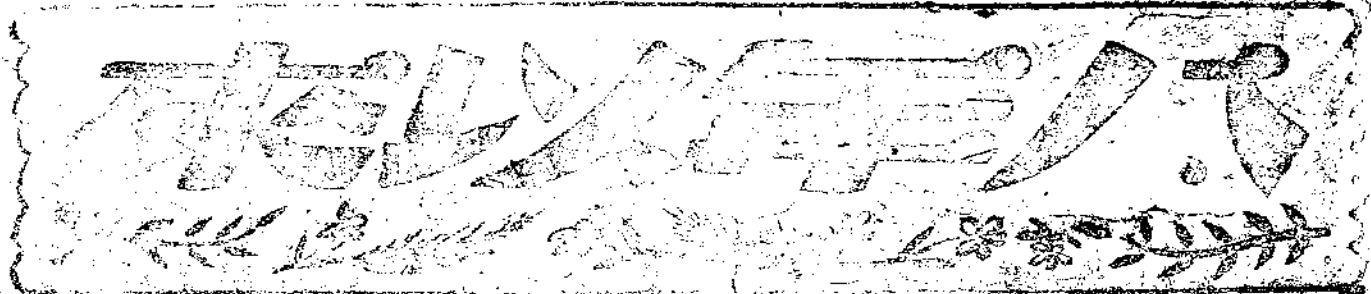
易君左等著
巴山蜀水
本書爲著名家執筆，歷紀蜀中名勝，至爲詳備，實爲旅行必備之寶。且利來臨，還鄉在即，以轉贈親友，洵爲珍貴禮物。
定價 三〇〇元

張仁仲著
印緬隨軍記
作者爲青年名記者，本書即其擔任中央日報印緬特派員時所作，文字將領英武，於印緬風光，戰場生活，士氣之恍惚，以及其切實，凡欲知印緬風土人情及趨往於印緬者，不可不讀。
定價 三〇〇元

中國勝利
定價 三〇〇元

與日本投降
本書敘述中國抗戰八年，卒獲勝利之艱苦過程，及日本投降之詳細經過，價值甚高，尤宜人手一冊。
定價 嘉樂紙本 二五〇元
定價 嘉樂紙本 四〇〇元

社址：重慶一中路四十九號



血的回憶 (下)

上官青

就這樣在深夜中，高一脚，低一步的，連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非常慶幸的越過了中山馬路，到了難民區。連生因為他的家是在西邊，我的家卻在南邊，所以在交叉的十字路口，我們不得不分手了，我們到邊時卻有些戀戀不捨起來。

分別以後，我一個人急急地，帶着滿眶淚珠的欣喜心，更加速腳步跑回了家。

當推開了不緊關緊的大門，敲着我們住屋的房門，我是再也忍不住了，含着千萬分興奮的聲響，悄悄地對着門裏面說：「媽！我回來了！」

「是呀！回來了！啊！真謝天謝地。」只見屋中半響的起聲響，燃起燈，我和着幾天沒見了的母親的聲語。

只一回功夫，母親已端着燦亮的燈籠，開開了門，迎了出來。當我轉門了「媽」時，她竟高興得流下了眼淚，一隻手摀了嘴，另一隻手摸着我的頭，不覺的問長問短起來，當我將一切都簡略的告訴了她時，她又含笑的責備我太大胆了，說我們這一次的偷逃，如果給日本兵發覺了的話，那不僅要有生命危險嗎？其實，這我們何嘗不知道呢？不過我們是把生命在做孤注一擲啊！

當我們各自把要說的話，都差不多說完了的時候，母親忽然才發覺我身上的衣服竟潮了好些，經過一說，我自己也連忙跑下床去，怎麼不是呢？身上的一件件衣服，便像雨淋過下濕了許多，腳下才發覺原來是雨，原來不是發覺的。

面已在濛濛小雨，卻一點也不覺得。進到屋裏，剛剛坐定，祖母也早已給我們的談話驚醒了，披衣走下床來，一連串的說着，我的得以歸來，是天老爺的保佑，是祖宗的保佑。然後再不停的念起：「阿彌陀佛」。

雖然這時已是在午夜，正是人們睡熟的時候，但，我們因了過份的欣喜，卻是談興正濃，從母親的口中，不想我又聽到了一些舊事。那就是在我離家後的第二天夜裏，表姐乘看舅父母都睡熟時，悄悄地用菜刀刺死了她自己，舅母因為了她唯一的女兒的逝世，急得神志差不多失了常態。

同時，母親又告訴我，自從我離家以後，外面謠言非常多，聽說日本鬼子只要看見年輕力強的男子，不管你是不是中央軍，一律都拖了去，用機關槍掃死。因此之故，舅父在草草的埋葬了表姐以後，一家都遷到乾河沿，美國人財產的金陵中學裏住了。母親雖然說我們一家也遷去，但，因為擔心我回來會不着門，所以沒有遷，只不過讓弟弟陪着舅父們一起去了。如今我既然無恙歸來，她準備等天一明，大家也搬到金陵中學裏去，免得在外面多受驚恐，在外國人的保護下，是會安穩得多的。而我也因了自己的偷逃，怕被那個日本人發覺後如果找了我來，那可就糟了。所以對於母親的主意非常贊成，決定明天只要天一亮就搬家。

這一夜，又是坐以待旦。

等待到天剛微明，母親換了祖母，我則背負簡單的被褥，三個人從心扉胆的，在不見行人的路上，一直走到了乾河沿的金陵中學。

到達的時候，學校門口已有些難民先我們而至了，可是該校校門卻鎖得緊緊地。幸好，不久有一輛寫着「國際救濟會」的汽車開了來，上面堆滿了被褥，大約是接濟難民的。於是上下車的人，毫不覺事的，一下子就闖了門，於是我們也混進了學校。

在一處樹林的三層樓房裏，我們終於到了舅父。那時教堂的地下，放著幾張被褥，大有入骨之想。總算在左雨晷，右尋求之下，才勻出一線之地，讓我們暫且安頓下來。原來在教堂的後邊地，擠在一起做爲暫時的安

局。

住定後，母親不覺又爲「食」這起心來，結果詢問舅父，才知道此地無事，由華國人不再供給的供給兩餐粥。聽了他的話，我們放下了心。

但，說起來真也可憐，在剛幸有了一個好住處的時候，而就在那天下午，我竟忽然覺得頭上發起燙來，從此生起了病。

因爲沒有醫生，所以我只能調劑劑的，每天兼顧在被窩裏，讓病體漸漸好着。這日子一直經過了十幾天，頭上的熱才漸漸地退下去，少許能吃一點飲食。

病痊癒了，我的身體卻在病中瘦得可憐。這時候，金陵中學裏，也已來過幾次日本兵，每一個難民都經他們查過，只要有一點懷疑，就被他們帶走，而帶到什麼地方去，卻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又過了一個時期，漸漸聽見住的人說，外面已經比較安定了。並且難民區裏已由日本憲兵填發良民證，填了這個良民證，在非難民區裏也可以出入。

我們的良民證一領下來，祖母因爲掛念着家宅，所以主張儘可能的早些回去。而舅母也直鬧着非回去看看不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眼望着難關難民區的人已經不少，大家也就準備在可能範圍內，還是回家去的好。

和我們住在一個教室裏的人，也越走越多了，终于在二十七年三月間，我們也下決心的，和舅父一家，分別回到了非難民區的家宅。

總算平安的，我們的家宅，依然存在，雖然屋裏的東西，已被劫一空。但，眼望着一路上被燒毀的，堆滿了瓦礫的空場，我們已是嚇壞了。

到了家裏，開始住下來，因爲在六藝裏，所以說不常有日本兵光臨，使我們也就安心得多。

就在這裏，沉重的生活中，我們過着苦悶的過着二十七年下半年，和二十八、二十九年的苦悶。因爲受不了在難民區裏所受的仇恨和刺激，我對於什麼事也感覺不到興趣，只是消極與苦惱，連弟弟的考入「經濟政府」時代應徵去錄取，我也以爲不必。

一直到了三十年間，母親看我老悶在家裏，體體慙慙，怕對我的身體有極大影響，而恰巧那時爲中央大學，已在僑汪政府的一手支持下，開始招生。母親一知道這消息，就硬要我考去，她的意思是，這雖然不是敵偽的收買人心，但，對於學業上到底是比荒廢了的好。起先我表示反對，我感覺到受這種奴化教育，是可恥的事。但，經不住祖母和母親兩位老人的一再苦勸，終於，在熱愛的熱淚裏，我無法可想的只能接受了她們的吩咐。

經過了一度非常幼稚的入學考試，在十考九取之下，我以戰前中學高一程度，竟也榜上有名，進了偽中大的法商學院。

在該校肄業一年多，生活竟趨於平淡，只不過每天多跑四次跑路而已。

到了三十二年的春天。我因爲是走讀，所以都是住在家中。在一天我已睡熟了的夜裏，突然被一羣人聲驚醒了。剛一睜開眼，只看見一個斜戴着禮帽的傢伙，非常粗魯的正站在我面前，對着我叫：「起來。」母親卻抖擻地在身邊，做着哀求的問：「請問先生，他是爲了什麼事？」再看那扇門口，好像對峙了好幾個人。我莫名其妙地坐起來，披上了衣服，只聽那傢伙低聲

「你是不是叫×××？」我問他。於是，他再說：「好，你起來，跟我到裏面去。」等他說完了話，我不覺一驚，心想，自己又犯了什麼事？竟有人在深夜來抓我上憲兵隊去？而那時正是最苦悶，正是這塊人聽了緊迫汗毛的招牌。

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我安慰着母親，告訴她：「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此次的被捕，大半是爲了誤會，只要走一趟，解釋清楚，想必不會有什麼關係。」然後，隨着這羣狐假虎威的人物，走出大門。

到了憲兵隊，絲毫並未被審問的，我就給關在一間黑屋裏去。那裏面，原先已住了不少犯人，有好幾個見我進來，都紛紛的圍上來問長問短，聽見了我說出被捕原因以後，都說是大約爲了嫌疑，因爲在他們之中，有兩個漢人和我同鄉情形。而另外的一些，也在談話中知道，這些些愛國的青年，有的因爲了言論不小心，有的是在淪陷區幹地下工作，以致於給抓來的，他們最少的也已經被關了一兩個月。

並且由一個姓陸的年宵人，很霸氣的叫我每晚和他抵足而眠，因爲他在不久以前，由家裏來接見時，順便帶來了兩條被服，兩個人蓋不成問題的。

住過一夜以後，我以爲第二天總要被提去審問了，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不見天日的生活中，眼望着一天天的過去，卻始終未見到有人來叫過我的名字。

因爲事前的奇怪，我終於忍不住的，把心裏的疑團，去問那個姓陸的，誰知他卻很不爲奇的對我

說：許多人糊糊塗塗地捉了來，一關一兩個月是並不足怪的。

聽了他的話，我才無可奈何的，放棄了仲寬的希望心，打算靜候命運的支配。

這樣子每日吃兩餐的生活，一過就是一星期多。

大約總在第八、九天的光景，在那天下午，有人在門外叫着我的名字，到裏面我帶出去提審了。

跟着來人，我穿過了兩條走道，被他送進了一間比較寬大的屋子內。屋子正中置有一張寫字檯，上面坐着的是一個上士階級的日本憲兵，他的身後，有一個翻譯，而這時的地下，正跪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的肩上卻有一條日本的軍用狼狗在爬着，張牙舞爪，像是就要咬斷他的喉頭似的，使得他不斷戰戰兢兢的直想回頭，卻又顯出不敢的模樣。

我一進去，那日本憲兵像是已開完了四十多歲男人的話，嘴裏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又對那條狼狗一揮手，牠竟非常懂得人意的，放棄了那個男人，縱往了寫字檯的腳邊去。另外又從左面牆邊坐着一排兵士中走過來了一個，把他帶出了房間去。

然後，就是審問我了。也許是因為我的案情較輕，所以只令我站着回答他的話，照例由那個翻譯問過了我的姓名，再和憲兵咕嚕了一陣，又問我：「餘××你可認識？」我毫不遲疑的回答了一聲：「認識。」因為他問起的那個徐君，正是我的同學，而兩人的交情也很好。之後，他又問了我和他的關係，我也照實說明了。於是，那個翻譯又和日本憲兵咕嚕了一陣子，只見那個日本憲兵臉是認爲滿

意的點點頭，並沒再問我什麼，就又走過一個兵，把我帶回到了黑屋裏。

一進黑屋，大家都來問我，尤其是姓陸的這位新朋友，首先問起我的被審情形，我不厭其詳的細細說了一遍。不想他竟非常真誠的對我拱着手，喊着：「恭喜」。於是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據他告訴我，因為我是這裏情節較輕的犯人，要不然的話，審問是不會那麼簡單的。同時，他又和我談起他所知道的刑法。

原來在我審問的屋子裏面，還有一間用刑的地方，如果犯人的話問得一個不對，馬上就被拖到裏間去，最便宜的是被用木棍或皮帶痛打一頓，較重一點的則就有坐飛機的資格了，那種刑法是用一根細麻繩的兩端，各牽牢兩手的大拇指，然後再把你身體懸空的吊得很高，被刑者這時真是痛不欲生，而下面還要受皮鞭之類的痛打，所以往往打成招，以致送掉性命的比比皆是。最重的一種，則是灌自來水，這方法是將犯人捆牢，從自來水龍頭上通下一條皮管，皮管的一頭就對着犯人的鼻孔，只要龍頭一開，自來水就直向鼻孔中沖進而流入腹內，以致腹鼓如盆。此刑最易使人受內傷，甚至于當場斃命。想不到日本鬼竟以如此慘無人道之刑，對待我們這些無辜的老百姓，真令人髮指。

又這樣糊糊塗塗的被關了三四天，在一天的清早，門外又突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等到我出來以後，一個站在屋外的日本兵，操着生硬的中國話，對我說：「你的可以出獄了。」就憑了他的這一句話，我竟又在莫名其妙中，得以被釋出了憲兵隊。我不知所以然的進去，又不知所以然的出來，在當時真是如入五里霧中。到後來才知道這事情的因起，

是發生在我和徐君曾經合過一張照，而徐君卻爲了思想不純正，有抗日嫌疑，以致被一班憲兵，在偵的爪牙告發被捕，連帶的看見了我們的合照，徐君到底因爲證據不足，其實可以說是毫無證據，只吃了一點小苦，就在「以後改過」下交保釋放。而那時恰巧徐君的家屬也到了門路，送了不少錢給憲兵隊的翻譯，明代爲說項。如今既然徐君已被釋放，於是，我就沾了他的光，得以非常順利的給放了出來，這也是事後遇見了徐君才知道的。我們兩人曾經爲這無故被捕而發過許多不平的牢騷，但都是偷偷地。

這事平靜以後，我對平環更不滿了，總想能聯絡到一班志同道合的人，準備大家逃到內地去。不知怎麼一來，在這計劃起了沒多久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在我身後，好像常常有一種特殊人物在監視着我的行動，而我四周的危險，不用說也在加重起來。在這種環境下，我只能暫時的避藏了。有時候竟也和花天酒地的博學鴻儒夫子蘭去賭博，喝喝加

好。正當我賭得正起勁的時候，同室上校來家接洽，乘着我這機會，我急急的想住到樓下去，要他爲我收拾一間屋子。

在暑假將盡的時候，我到廣東，和徐君母親的同意，帶了應用物件，踏上了火車。離開了這敵人魔掌下南京，而住到龜化門外的舅舅家去，過着極質的農村生活，每日以看書讀報自娛，直到那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抗戰勝利日子的來臨，而一轉瞬間却也過去二年多的歲月。

印緬之狂戰

印緬之狂戰

(讀者之友社出版價洋三五〇元)

在重慶，曾看過「密支那風雲」的
上演，那不過是描寫印緬的一鱗半爪，
後來還聽到有人說「密支那風雲」作者
並沒有到過那地方，也許所寫的不見得
十分真確，這且不說，在重慶，又早聽
到讀者之友社將出版張仁仲著的「印緬
隨軍記」一書預告，可惜直到最近重慶出
版，還未見該書。這次來京看到了張先
生的「印緬之狂戰」，出版不到三天，就一
空。

這本書，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編，或在圖書館
找材料所能寫得出的，都是作者身歷其境，千真
萬確的描述，句子是樸實的，事實是動人的。

「緬南的苦鬥」一段里，有驚心動魄的記述，
有可歌可泣，有血有淚的事蹟；如：「當右翼失利，
英軍被困仁安羌時，我新六軍迅馳援救，不防泰
國的日軍乘隙攻入，狼突家奔。四月十九日戰局突
變，全面的戰鬥予以展開，成了沒有陣地的大混戰，
十七天中消息不明，戰鬥之苦和戰況之烈，實前
所未有，五月六日全緬淪于敵手。正規軍以游擊的
姿態繼續戰鬥，馳騁全境。」又如：「一軍以新
二十二師一師兵力那時在仰曼幹線作中流砥柱似地
打了一個整月，始終疲沓了敵人，消耗了敵人，這
在戰略上不能不說是輝煌的成就，在歷史上更是我
們黃炎子孫的榮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永遠
陳印在國人心中！」更如：「因為這一戰，在我們

歷史上，是中華健兒建功異域的第一聲，那時三
十個盟國中，我們打了六個年頭，這師運征以協助
友邦，既減輕英國對遠東的負擔，復加強美蘇對遠
東的監視，使得爾後盟國合作工作，日益加強，
從此揭開轉機，急遽好轉，在打擊法西斯強盜的里
程上，奠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石。」戰爭，原來就是
殘酷的，可是，它能帶來微笑與溫暖；在完成民族
革命的偉大旅程中，遠征異域的弟兄們，是中華民
國最光榮的一支隊伍，中華民族的偉大、堅貞、英
勇、在這一段里，可以明白地看出。

「野人山歷險記」是作者的日記，遺日記，實
在與衆不同。不但有沉痛可悲的記載，尤有英勇動
人的描述，例如：「官兵們竟都衣服襤褸，鳩形鵠
形起來，每個人負着一個米袋提着一隻罐子或者一
隻煤油桶，另外一隻手裏便是一根拐杖，顛顛跛跛
地宛如一幅流亡圖。」「一具具的屍體倒在路旁，
腫脹，潰爛，腐臭，無數條黑色蛆虫，從口腔，耳
孔，鼻孔，眼際，所謂七竅里鑽着，爬着，使人一
見即嘔。」「越過荒蠻無人煙野人山，已經在世界
上樹開了一個新天地，我們中華民族的忠魂白骨，
已經打定了那新天地的路基。」野人山這荒僻無人
煙的地方，英雄的廿二師兄弟們，已將它開闢成了
另一個新天地，多少死難野人山的弟兄們，就是開
闢新天地的功臣，讀了作者那九十六天的日記，
誰也會有羨慕的心情，肅然欲敬那遠在異域的自
骨忠魂！

「緬北的勝利」一段，更是偉大，壯烈，英勇，
驚人，充滿着悲壯的情調，戰場的情景，這段里描

在日本投降以後，海關的鄉民還不敢相信
。後終於由通城人帶來的報紙上證實。此項大快
人心消息。鄉民們這時真歡喜得狂，大家相
互藉慰彼此的真見天日，異口同聲的慶賀着：「
天到地了！」一面在鄉民興奮的熱烈歡聲中，我也
懷起家宅，和親了敵人的親戚，兄弟。
本年九月十日，我又做收租了一回，再慶
慶上天喜，重新投入古城的懷抱，這，這和過去
的心情，無異的不同。

關於第一件事，就是知道日本投降典禮
在九月九日由何應欽將軍主持下而舉行，並且有一
部份國軍已運到京。這真是多麼讓人安慰的音訊
當天的下午，我走在街道上，只見每家商店裏
，差不多滿掛着最高領袖 蔣主席的照片，旁邊大
聲而特響的敲着歡迎和擁護字樣。偶爾的有國軍走
過時，人們都行以注目禮，臉上掛下了高興的笑。
而我在那時的心情，更是有點近于瘋狂狀態。當第
一個國軍從我身邊經過時，我真想趕上去，用歡笑
的熱淚，和他做一久久別情入似的初見的擁抱，然
後再對他們一直為國家爭光的勇士們致敬禮（完）

寫得令人阻戰心寒，如：「敵人的掩蔽部可也實在
好，我們距他們雖然只有十碼，却仍然打不着他們
，勇敢的弟兄，每個攜帶一打以上的手榴彈，繞到
敵人掩蔽部上面，把手榴彈一個一個的從展望孔里
塞進去，讓敵人紛紛在裏面；有的弟兄却上着利刀
，衝到敵人掩蔽部里去刺殺。或者妙計橫生，先將
輕重機槍穩定射向，對準敵人每個工事，有些敵人
知工事不足恃而開始跳出來時，我們的神勇射擊手一
按板機就給他一個掃射，真是機槍與手榴彈共舞，
頭顱同血肉齊飛，打得敵人逃亦不能守也不得，
只有一個一個的倒在血地上，血腥與火味融成一片
。不是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的勇士，那裏會得到這
種場面呢！還有本營最後的「十個忠勇弟兄的遺
」和一陣中「開槍師」也是極其興味極有價值的。
本書誠有一讀的價值。

徵文聯歡座談紀要

時間：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地點：本社會議室

出席者：青年作者及本社同仁

張文伯：本刊來京復刊籌辦勝利徵文，承諸位投稿，本社同仁深感欣慰，特邀請諸位歡敘。答謝諸位愛護的熱忱，並懇請諸位在陷區奮鬥的艱苦。

本刊創始於民國十七年，戰時遷渝出版，擁有國內外數十萬讀者。最盛時期，設有八個航空版，分佈於國內各大都市及國外新加坡等地。最近一年來，失地較多，銷行範圍有限，此次來京復刊，因經費及紙張印刷等條件限制，目前僅維持狀況，明年起，當力求革新與擴充。本刊曾提出六個口號為編輯方針：政治的、鬥爭的、知識的、青年的、趣味的、現實的，即以青年為主要對象，運用雋永的筆調，就現實問題出發，灌輸知識，而達成政治任務。今後當着重「現實的」方針，多多反映現實，檢討現實。

人與人之間，關係每多巧合，常由偶然的機會而得深交，而友誼却又以文字緣最為純潔。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次本刊徵文，很高興的得到諸位新的朋友。此後盼能由文字的溝通，由新的朋友而成為老的朋友，從個人的朋友而成為中周的朋友，以及數十萬讀者的朋友。最後希望諸位對本刊發表寶貴的意見。

阿勇經克圖：中央周刊歷史悠久，力量宏大，希望對當前的收復區青年問題，發表正論，八年來陷區與後方似有隔閡。應即打通。我們的地方雖

沙

已淪陷，精神却没有淪陷。想逃到內地則限於能力及金錢，事實上陷區青年要逃也不可能一起逃光的。況於淪陷時，我們這班青年年紀尚幼，家庭走不動，我們也無法單獨出走。逃的有逃的可貴處？不逃的也有不逃的苦衷，像戰爭中有死的也有不死的。其次，就敵人對我們蒙古來說，因為我蒙古同胞知識較低，敵人便極力進行分化作用，企圖把蒙古同從中華民族中分裂出去。為了修正敵人傳播的錯誤思想，須使蒙古青年多來內地求學，多介紹中央情形給蒙古人民，使彼此很快地溝通起來。

陳光祖：還有物價問題，也很嚴重，使收復區老百姓不滿，在淪陷時期大眾盼望光明，可是收復之後，物價飛漲，使光明失了色彩。

張文伯：這問題確很重要，政府已在密切注意與努力挽救之中。收復區民衆於淪陷時期把一切的痛苦放在一個希望上面，希望抗戰一旦勝利，政府還都，一切問題都立告解決，這個希望是太大了，不易滿足，便感到失望，連原來的希望都沒有了，因此苦惱。其實由淪陷到收復，是必須經過一個轉變時期。這過渡時期是最艱苦的。敵人破壞易，政府來建設時比較難，不免有接收與復員脫節的現象。復員工作，須緊張進行。工作越努力痛苦的過渡時期越短暫，現在情形雖使民衆不覺樂觀，然樂觀必在將來。

國斌：個人對中央周刊有幾點希望：(一)還都復刊後的中周，須保持一貫的嚴正態度。(二)多注意邊疆問題。尤其是東北問題。希望中周儘量中央文化機關及文化人快去東北做發展與宣傳工作。因東北自「九一八」以後就與中央絕緣，須努力使中央明瞭東北，使東北瞭解中央。(三)多注意農村問題。我國國民經濟，可說就是農村經濟，對農村的復興，農村建設問題，應多多討論。(四)關於內地與收復區隔閡問題，個人希望中央周刊來做一種團結工作。抗戰時期，內地的人，物質痛苦，陷區的人精神痛苦，處境不同，同受痛苦則一。又內地同胞的精神力量是動員了的，陷區同胞的精神力量是潛伏的。今陷區收復，如果潛伏的力量與內地已動員的力量加在一起，共同努力，對建國前途貢獻更要重大。

張文伯：邊疆問題也是國防問題和建國問題。論資源，東北最豐富；國際關係，東北最複雜，我們自己應該把握時機，建設起來。我們建國的重心在國防，而建國的本根在地方。我想抗戰後應該發起百萬青年下鄉運動，以打定地方自治基礎。此一工作不能假手士農劣紳，及遊手好閒的人，而須青年去擔當。注重農村與青年問題，可相提並論，配合進行。

凌雲程：我有一點意見：對於青年問題，我們覺得主要的一點，是讓老百姓說話。政府多聽聽老百姓的聲音。

張文伯：這一點，有待民衆機關之成立，老百姓的聲音是顯得凌亂與薄弱，如果民衆機關能迅速成立，使老百姓有組織，說真話擔負責任的話就好了。民主精神在能每個人自己負責任。葉君潔：四年來，我變成了一個孤獨的人。我祇有一點感覺，就是這全國民衆與好的教育去培養。希望中央周刊多討論教育問題。

陳驥：內地與收復區的隔閡問題，希望中央週刊多發表內地抗戰艱苦情形，收復區淪陷時的痛苦情形，使內地與收復區的同胞互相了解。

世界分合的考驗

本刊特輯

一 遠東合作問題

十月十一日之交，會現一線晴光的遠東顧問委員會，旋又轉入陰霾。一星期的休會讓蘇聯考慮參加問題，美蘇兩方的談判在一個行將接近的階段上本已決定兩點：美國應允另設四國會議，同時不削弱麥克阿瑟統帥的最高權力。而蘇聯則要求在顧問委員會之前即行由美蘇中英組織四國會議。直到休會期限屆滿，蘇聯仍無派遺代表出席的意象。主要隔閡在蘇聯堅持在東京設立四強委員會，美國則堅持在遠東顧問委員會內設立一種比較不直接的管理機構。本月七日，遠東顧問委員會在美代表麥克萊將軍主持之下復會，復會初期，猶存蘇聯代表出席的希望，故未討論對日的一般政策，其後杳無消息，乃照預定計劃進行商討。十六日非正式通過麥克萊在日所執行的基本政策。二十三日，又議決派員赴日實地觀察，對管制日本有關之各種複雜問題，不純以軍事態度去解決。二十八日，遠東顧問委員會發表公報稱：該會與蘇聯當局對基本政策之實施上有所談判，惟終未獲得協議。

八日，保萊等抵日，對日賠償先作準確估計。但保萊等入朝鮮北越及我東北之行，被蘇聯所阻，致使調查日產無從着手。杜魯門總統在宣布保萊赴日時稱：日本賠償計劃，目的在一勞永逸，終止其侵略，故此甚關重要。美國務卿在十月三十一日遠東顧問委員會致詞亦說：「務使日本政府與人民之精神及志願有所改變，以便將來與別國和平相處，欲創造便於改造日本之條件，必需極大之智慧，非特智慧，且需諒解，容忍與信念……吾人合作戰勝，則吾人應能於執行投降條款時保持合作」。然而這合作却成了問題。

二 原子彈會議

合作不僅遠東需要，在世界其他各地都存着迫切的希望。可是在這濃雲四佈的時候，間或顯露一絲光亮的是陽光還是閃電呢？是陽光，我們將有一個光明和平的世界，是閃電，則我們會被雷雨狂風所摧殘，頭上這一片暗雲，其中到底包含些什麼？一，外長會議的失敗，二，遠東顧問委員會的僵局，三，原子彈的恐怖，四，民族獨立運動的激越。

第一，二兩點，我們在四十五期及本文首段已敘述過，此地該首先提及的是高日較駁的原子彈會議問題，同日阿特里亦在衆議院宣布訪美消息。十一月五日路透社電稱蘇聯重視華府會議，並傳史達林的態度：一、蘇聯認爲原子彈不公開，似用爲壓迫蘇聯的工具，破壞合作精神，二、原子彈獨佔，勢必引起軍備競爭，造成戰爭因素；三、如不幸而爭執擴大，則蘇聯之損失，當不致較他國，尤其其是英國——所遭者爲大。

七日英下院辯論外交政策時，反對黨領袖邱吉爾，直率主張原子彈秘密不宜與蘇聯共享，對美總統杜魯門於十月二十七日美國海軍節演說，保守原子彈秘密，作爲「神聖的信託」的主張表示擁護。復表示希望英國能儘速製造原子炸彈，以應付目前已發生「無從控制的不安狀態」，和「迫切的危險」。邱氏願美國能在世界上佔一領導地位，英國亦當協同並進。

英外相貝文同時在下院中發表演說，大部涉及與蘇聯的關係，呼籲各強國「將手中所執之牌攤明於桌上」。貝文亦擁護杜魯門保守原子彈秘密的主張，指責國內科學家要求公開原子彈秘密實屬不合。稱未具有原子彈秘密國家（顯指蘇聯）不能與具有原子彈秘密的美國相比，此事關係重大，偶一失策，即釀成大錯。聲明英國的態度：「我不犯人，人不得犯我」——吾人所能想像之要求蘇聯均已提出，吾人亦已儘量予以接受，但如他人擬直入不列顛共和國之咽喉，則誠不能令人略具不懷疑矣。

十一月七日，乃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紀念，蘇外長莫洛托夫發表演說，對於聯合國管理日本

的談判情形表示不滿，並反對原子彈保守秘密的政策。蘇聯真理報於評論莫氏演說時稱：勝利以後，外國方面有人正在努力支持帝國主義政策，時至今日，已不能保守大規模的技術秘密，為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所專有。

十一月十一日美總統，英首相，加總理在華府開始商討原子彈問題，蘇聯對此密切注意。

十一月十一日杜魯門，阿金三氏在波多馬克河上遊艇中作九小時的談話，皆為機密性的交換意見，無顧問在場，亦未有記錄及決議：十二日起由各專家顧問舉行談話，至十五日，原子彈會議結束，聯合發表文長千字的公報，將正式通知蘇聯及其他聯合國，公報共八條，要點有似：

一、認為此種前所未有的毀滅性工具實際上無一國能够獨佔。
二、必須防止原子能作破壞性的使用，而用於和平與人道的目的。
三、欲求達到上項目的，願將原子彈秘密公開，付與聯合國特設之委員會，但須有下列先決條件：
A、各國間基本科學消息的交換，B、如何保證祇用於和平及防止其他可以引起大規模破壞之重要武器作為國家的武裝。

四、該委員會的工作分數個階段進行，先須造成世界上所必須的信任。
而會外所傳消息，杜阿金三氏決定，除非先將英美蘇三國對於遠東及歐洲方面的各項意見，加以廓清，而蘇聯發表安全計劃，否則決不公開原子能秘密。

英美兩國官方及民間的一片呼聲皆在防備蘇聯，原子彈會議又使蘇格魯撒克三國國家形勢引起注

意的親密合作，對方的蘇聯自然更加深了疑慮。在原子彈會議進行中蘇聯宣布了「宇宙光」的新發現，這當然是做給英美看的一個姿態。會議公報發表後，蘇聯人士認為此乃故弄玄虛，引誘蘇聯吐露情報而英美獨自保守原子彈秘密。

英美形成集團以對抗蘇聯的形勢日益明顯，一般人士對此均懷憂慮，深恐發展下去，將成為世界的不幸，因此不少人推測杜阿金三巨頭將繼原子彈會議之後而舉行會議，開誠布公，以免誤會猜疑的擴大與加深。但是，英美蘇迄無接近的意象，而在原子彈會議後，三國在中東又發生了抵觸。

三 伊朗的動亂

伊朗，這歐亞非要衝之地，撒下了一面國際糾紛網。伊朗北部與蘇聯交界的亞塞爾拜然，分立運動醞釀已久，本月中旬，正式發生變亂，以圖脫離伊朗。政府軍北開平亂，被駐伊蘇軍所阻。

二十日伊朗駐美大使艾拉於訪美國務卿後宣布：此次暴動顯然有人指使，而基本原因在有外國駐軍久佔伊朗，致變亂易於發生，因此伊朗要求英蘇駐軍退出。

二十一日莫斯科消息報評論：否認蘇聯以槍械接濟當地民衆，並說暴動起因是由於大地主所組織的憲兵政擊民主運動份子之故。同日伊駐美大使艾拉稱：伊政府盼望美國在莫斯科運用其勢力，並謂伊政府已向德黑蘭蘇大使館提照會，請蘇聯尊重伊朗領土及主權之完整。並避免擾動伊朗行政，停止干涉伊朗軍警的行動。

廿五日亞塞爾拜然各地代表自動組織的國會暨明亞塞爾拜然有其民族語言風俗的傳統，有權於保

持伊朗的獨立及完整而外，依據大西洋憲章要求自治。

二十六日，美國務院宣布：美已向蘇聯建議，蘇英美三國，於明年一月一日以前，撤退駐於伊朗的軍隊。建議載於發往倫敦及莫斯科的照會中，照會內提及關於保持伊朗完整的德黑蘭協定，促請蘇英注意，勿干涉伊朗軍隊在本國境內的行動。並謂蘇聯當局供給關於蘇軍在伊朗西北部行動的情報。

二十七號，英駐蘇大使卡爾。也向蘇外長提出照會，主張撤退伊朗境內的外國軍隊，促蘇聯重說一九四二年蘇英伊同盟條約，及一九四三年德黑蘭宣言。一九四二年條約係成立於盟軍佔領伊朗之後，規定駐伊外軍的撤退期限，不應遲於對德及其伙伴戰事結束後之六個月，日本投降後之六個月為明年三月二日，英外相貝文致莫洛托夫函中已提出此日期。在照會雪片來往之中，伊叛軍步步向伊京逼進。

二十九日伊駐美大使訪杜魯門總統後宣布：蘇聯已拒絕伊政府遣軍北上的要求。伊朗向蘇聯提出二次新抗議：一、蘇軍事人員常駐德黑蘭，造成當地的緊張局面。二、亞塞爾拜然叛潮擴大，懇求蘇大使採取緊急步驟，取消阻止伊軍增援的障礙。

三十日，美派觀察員三人赴伊朗北部叛變中心地調查當地情形。同日，伊駐美大使艾拉向杜魯門總統呈遞國書稱：「伊朗確信德黑蘭宣言可予實現。佔領其國土之外國軍隊，必須完全撤退，蓋彼等無理由繼續駐屯於一盟國之境內。」

伊朗，靠美國支持，官方評論，對美國所予外交協助頗為感激，又謂相信倘屬可能，則與蘇聯直接談判，實有勝於盟國的干涉。廿七日，伊朗總統

理哈米斯接蘇代辦，有所商議，此即直接談判的跡象。

伊朗之所以成爲經濟之場，由於其地位重要而又出產聞名世界的石油，它北部與蘇聯接壤，西南與英國保護下的伊拉克毗鄰，東部與英國勢力影響下的阿富汗，俾路支兩連，南部又與英國的印度相望，它是英國到印度的陸上通道，也是蘇聯南下印度洋的必走路徑。地產的石油儘在英美手中，而美國又特爭經濟及武器技術等援助，將其開化成爲現代化國家，英美蘇在這里殊路相逢，要能各讓三分，彼此不犯才好。

四、獨立運動的蓬勃

在遠東與中東，國際間不遺有驚濤駭浪，而東南亞及近東各地却四散着衝突的星火。

爪哇戰爭，上月底英軍在寡不敵衆的情勢下，成立的休戰協定，因本月一日泗水英軍司令馬德格的遇害又告破裂。四日，爪哇各地發生激戰。東印度共和國領袖蘇卡諾失去了拱制力，渠與荷印副督范莫克的談判被雙方否認。六日荷印政府宣布印度尼西亞改革計劃，俾使其成爲荷蘭王國內完全的一份子，蘇卡諾對此表示失望，認爲此一計劃的內容盡係老調，而印度尼西亞人的要求乃國家的獨立。渠稱：如荷蘭欲藉武力維持統治，勢必造成無休止的流血案件。

十月底蘇卡諾發表演說，要求在魯門總統制止荷人使用美國製服和裝配，本月九日，又電英首相阿特利，請其停止以英印軍助荷干涉印度尼西亞事件。而同日，英軍却向蘇卡諾提出最後通牒，要求獨立軍解除武裝。否則將使用新武器。十日英機

艦開始狂轟泗水。獨立泗水州長蘇里奧廣播稱，印度尼西亞人寧願毀滅，而不願再受壓迫。蘇卡諾的呼籲的反應，是十一日益加猛烈的砲擊炸彈聲。英國的人民說話了：獨立工黨要求撤退爪哇等地英軍。英船員罷工，反對運荷軍赴爪哇，並請英國全國海員工會步澳洲工會の後塵，不准給員在運兵進政東印度獨立軍的船隻上工作。

印度尼魯魯評論英國向印度尼西亞人提出最後通牒一事稱：帝國主義者如再不決定退出亞洲或少允許相當的讓步，則歐亞兩洲終不免展開戰鬥。十二日獨立軍又向蘇澳呼籲請求出面干涉，在這不斷的呼籲中，英荷軍在蒙巴頓指揮之下展開激戰。十四日印度尼西亞人又向中國政府發出呼籲，並報告華僑的死亡。

十五日東印度沙利新閣組成，願以民生程序的選舉使殖民地制度改爲共和體制，流血事件或有結束之望，但十七日共和國新政府與荷蘭代表間的談判却無結果而散。二十一日爪哇局勢每况愈下，各中心點紛紛暴動，同時，荷方提議予東印度以自治領地位，再逐漸實行完全自治。二十六日，印度尼西亞國會舉行秘密會議，討論當前國內及國際關係的狀況，並討論執行委員會之組成及產生方法，其中包括華僑代表，會中宣布泗水軍事衝突引起華僑死傷共達萬五千人，而以此次爪哇事件的責任，完全歸之於英國。

二十七日印度尼西亞國會閉會，沙利內閣獲得百分之九十的信任票權。已得人民爲後援，與英荷遂有重開談判的希望。二十九日英荷完全佔領泗水，大量印度尼西亞人南撤，民族運動者本日拒絕接受英方爲結束爪哇

萬隆區戰事所提的停戰議案，因爲其中規定限制民族運動者於翌日中午撤出居住區，印度尼西亞人不許行近距任何英國或日本兵站二百碼以內之地，以此故無接近之望。

五、「諾言最多之地」的紛爭

猶太人，這個沒有國家的民族，被寄特利門無家可歸，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他們目下流離在歐洲，唯一的去路是巴勒斯坦這一片英國所代管的「諾言太多之地」。英國人在上次大戰中曾允許「在巴勒斯坦爲猶太人建一國家」，又許諾將巴勒斯坦包括於未來的「阿刺伯國」中，因英人諾言的矛盾，而引起歷來的紛爭。到今天猶太的復國運動成了迫切的要求，在遲遲得不到結果時他們舉起騷亂，十一月初破壞鐵路事件風起雲湧，欲強迫英政府採取有利於猶太人的政策，而英政府却在草擬計劃，擬使巴勒斯坦委託聯合國管理，世界猶太復國運動會主席維士曼赴華整頓社魯門總統有所請求，而巴勒斯坦的阿刺伯人却反對猶太人移入，阿刺伯聯盟開會討論對策，開羅及亞歷山大港的阿刺伯人對猶太人作有計劃的襲擊。

在一片紛擾中，十一月十四日，白宮宣布英美已成立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聯合委員會。美總統會向英首相建議允許十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但英政府則認爲在目前巴勒斯坦的形勢下，未便採納此一建議，而十五日，阿刺伯人大規模示威，反對英美干涉巴勒斯坦。而英國又在猶太人與阿刺伯人雙方責難之中，猶太人認爲英國政府有消滅其復國運動之意。並謂英國人已屈服於阿刺伯人而承襲了希特勒的驅猶計劃。英國人矛盾的諾言產生了兩面不討好的果報。